

惟水巖爲老坑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無可採而東洞石質亦復粗燥故今之水巖石必出自大西洞者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質又各異上巖之石衆美畢備惟色澤遜潤落墨易乾下巖石多水紋面背迸透且砂釘夾雜欲求完璧僅矣中層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爲美其大彰明較著第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弗貴也惟浮沈石面零星隱現諦視之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并而又兼有火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僅見之珍非蕉白非青花亦非火捺而或有黃龍即金線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鵠鴨眼或有水波冰裂紋亦大西洞石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略衆美而色較青名曰天青此大西洞中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內五色備具如雲

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炫目則大西洞間出之奇矣他如鷗鵝
斑如冬瓜瓢人以爲石之病其實不然若不礙墨堂姑聽之可耳要之石出
大西洞者必石質細膩襯手而潤與墨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沈著日光照
耀無影此爲諸坑所不及卽水巖東洞亦相遙遠矣

羚羊峽之口正北向入峽口數百武其東有小水入之卽端溪口也方冬時
涓涓細流耳兩山夾溪之北即硯石山南向自溪口連峯邇迤而東南以漸
高聳其傍溪之山僅小阜高可十丈其麓則老坑在焉自舟登陸可百步許
至坑口口向巽容一人側身入人即窈黑且益窄蛇行乃可進山無樹木石
之出於土者率劣破碎無可觀者而至粹之硯乃在其裏坑之西緣山麓而
傍江者爲東洞山之背爲叢坑逾脊北下在峽口外緣江者曰獅子口曰水

鬼洞水鬼洞在山下逼江水咫尺遙望可見自老坑口東望第二峯高處有石徑徑上石隙有鑿跡導者云此爲坑仔巖山皆陡陼下即平疇時稻已穫穿田行至其下仰視甚峻不敢上彷彿見巖上有刻字焉導者云自老坑而東過宣德巖老巖洞坑仔歷而後至坑仔巖皆在山畔不盡可望見也坑仔之上即屏風巖踰脊北下爲屏風坑其右有飛鼠巖有坑尾自坑仔巖之麓循而東行轉而北爲麻子坑亦在山中徑甚峻狹自坑仔巖至麻子坑中間經青花坑瓦昂洞杉篷巖松樹根龍尾青朝天洞石蜂洞諸坑或高或下皆在山上自麻子坑進山爲早歷蕉其背爲散錦青花此皆與老坑相近者也峽之外背硯洲而東北曰沙步白沙步入曰塗口鄉有坑曰老蘇坑坑之對山迤東爲飛來洞亦曰坑頭自麻子坑迤北曰望夫山又北有龍華寺寺後

有上田坑下田坑虎坑鐵穩坑望夫山之後有文殊坑金雞坑望夫山之北尚有金毛獅子龍仔角等坑石工亦不甚了了矣此皆距端溪稍遠然皆與端溪同脉者也峽之西對端溪者曰靈山蓋即羚羊山山口有天后廟廟之後有七嶺根坑循而南至羚羊汎凡二十里中間有大頭竹根坑有阿婆巖有金雞坑有白婆墳有黃魚坑有朝京巖朝京巖之下有青石坑此在端溪對峽者也皆在緣江峽上舟行約略可指肇慶府城之西有七星巖巖之北爲北嶺嶺之下有宋坑所謂將軍坑也此嶺亦名將軍嶺今洞口石壓下不復可取居人於其旁取石謂之陳坑其西爲雜坑其下爲錦石坑石皆相似隨在可取無巖洞嶺之西爲東岡山有東岡坑出綠石其下又出紅石皆可爲硯東岡之北又有蟾蜍坑坑之上爲新坑相近又有唐竇坑七星巖之西有出米

洞之後曰希岡岡下爲九龍坑亦曰梅花坑其蒲田則在府城東之小湘峽
新蘇坑則在恩平縣之境距端溪遠者且百里而石色大概相似以其同在
端州故皆謂之端石云予所身至者惟老坑及坑仔巖其獅子口朝京巖之
類舟中望見之餘皆詢之老工得其大略石工云舊開今廢之坑甚夥渠等
所不知及知之而不能名者尙多也

凡坑口無不險隘僅一竇圓尺許解衣扶服乃可入既入亦僅容僂僂問石
工何不鑿作令廣云此是石骨不可鐫凡洞中石之中硯材者外皆石骨包
之必尋其脉絡曲折而後可取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寬或隘皆鑿至石骨
而止故老坑中深至半里許而無尋丈寬闊處亦無尋丈徑直處

石材中又分四層初層頑擴夾沙不可用二層四層則粗燥而無潤亦可琢

治以三層爲最佳而此層次又非劃然分判或一石中而三四層間出得完全無疵者絕難但其中有數寸精美可以受墨卽其旁稍雜二層四層不盡割棄矣每採石出坑每初層則盡棄之謂之石渣老坑坑口石渣如山坑久不開人於渣中檢視亦時獲可用者

石工謂石之青紫者曰天青成片青白色曰蕉葉白四圍有火捺中暈白如脂者曰魚腦其論石以魚腦爲貴然魚腦極大不過二三寸而四周火捺極難得純浮又魚腦心中每有砂蛀求大片魚腦且無沙蛀千不得一魚腦黃色則又不貴矣天青蕉白便有成片盈尺者而蕉白意稍枯燥不及天青之溫潤宋徽宗一片紫玉之語眞當家也麻子坑魚腦殆不減老坑而天青不如也東洞坑仔巖俱有魚腦沈水視之甚膩出水覺無情色亦稍黃

石之細玩可愛者無如青花隱浮於青紫之上似黑非黑如紗如縠如藻如
波映日視之五色鮮潤其成點者謂之青花結色稍黑矣小即不嫌大即韻
魚腦無青花質嫩而精神不足也麻子坑亦有青花而不及老坑之神致深
邃餘坑皆無

老坑時有縱橫紋或黃或白乍視似裂而細視無瑕者工人謂之金銀線其
理甚勁而淨不以爲病其黑紋隱起如線磨之不平者謂之鐵線若在墨堂
則甚爲害矣又有細白紋縱橫三五道白紋旁作微暈如畫家渲染者謂之
冰紋洞之下入水最深處乃有之不易得也亦非他坑所有其鐵線則往往
而是矣石釘者未化頑質包於石中者也堅不可鑄爲石之大病然老坑之
釘或白如玉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漆或青如黛有一釘中而五色俱備者工

人謂之五彩釘但不在墨堂便覺點綴生妍轉增其美又有石斑如古銅色者謂之古斑如鸚哥綠者謂之翡翠斑皆非釘也翡翠他坑多有而鮮麗不及古斑亦間有之而五彩釘則老坑所獨矣

有毒白色浮於石面大片閃閃爍爍如塵沙者謂之冬瓜瓢似是石之膘老坑有此者大抵是二層石有散漫黃色者謂之黃龍紋似是石之膈脉者皆疵也亦有色如飛動點綴可喜者

辨硯固不在眼然眼之佳晶瑩可愛老坑有眼者甚少予見老坑數百方有眼者纔一二方耳麻子坑眼亦殊可觀然亦不易得也石工能以他石之眼嵌於此石視之幾無形迹可尋故凡眼之不當硯位者琢下別儲之以爲他用眼之佳者一枚值數百錢也止麻子坑可觀梅花坑眼極多然小而黃不

足取

硯之斷者石工能接之視之無迹也但細碎之塊則不能粘合詢其法不肯言但云須燒斷處極熱以藥塗而合之燒終損硯非佳法也

石坑雖多工所取者亦不過四五坑耳麻子坑爲新坑之最佳者餘則坑仔巖朝京巖飛來洞蟾蜍坑取其石色尙類老坑也其餘諸坑或已竭或爲石壓塞或石質不佳不利售故莫之取也肆中所鬻者大抵皆陳坑新蘇坑以其取之甚易又價賤而易售耳余屬石工每坑必索取一二凡得二十餘種種種各別究以麻子坑爲最佳品

凡硯坑不論在山頂山下其中無不有水故取石必先去水又洞中雖冬月亦暖故入洞者無不裸體洞中無不黑暗故入採者無不持燈燈在洞中氣

無所洩烟煤皆著人體故採石而出者下身沾黃泥上身受烟煤無不剝駁如鬼

凡採石者先雇工搭篷廠儲糧食備水罐蓄油火工之價日率百文日食一升先入洞運水出之水涸乃採石麻子坑涸水不過三五日故開採工費十金若採石兩三月則其費又倍之矣所採之石每日以朱別之聚於一所而嚴守之所得之石不分美惡皆以日計主工者得七日諸工人得三日工既畢坑既封乃爲闢而分之凡坑但硯肆有力者即可募工開採不請於官老坑則必制府撫軍主之乃開麻子坑則知縣得主之老坑自嘉慶六年開後遂無開者故其石日少但如手掌大溫潤無疵者即值一二十金其不甚精

美者亦須一二金若五六寸成方無大疵則在百金以上矣彼都喜事文士及守令服官此土者無不願醵金集事而合河中丞守孝肅投硯之戒終不許也

嘉慶庚辰先生游粵東館於康蘭皋中丞所越二年乃歸此稿作是時中間頗有重沓殆由隨時劄記無意爲書後人輯錄遂無由詳定之爾咸豐癸丑二月後學高承鈺謹識

端溪硯坑記終

杜序

江陰陳翁原心善單劍喜談兵而尤好玉成癖落魄北往往不舉火蓄一
啞妾日閉置之手一玉彳亍市上行且撫摩之余初識於陳東屏司馬座間
翁放言高論詳玉不去身之旨忽探背出一拱璧大如盤云此太公璜也曾
遊晴川閣墮三層樓不死以背有此璜能輕身故自此嘗負之不須臾離余
竊笑其癡積與稔熟復出所撰陰符經註劍說玉紀諸書始知翁爲奇人當
其時天下晏安翁無事事輒抱玉自娛貧困勿顧迨粵匪陷武昌日翁客大
治未歸其啞妾與玉與書悉付浩劫後十年余來楚覓翁不可得訪其夙好
亦落落如晨星獨李裴山郎中鈔存玉紀數紙似不全本亟付刊以傳翁之
孤詣翁惜已亡不及於用兵時一試其排闥縱擊之技乃并陰符劍說諸書

而亡之爲可悲夫

同治三年甲子十二月旣望秀水杜文瀾謹序

吳序

瀾幼讀魯論朱子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每就塾歸必向先母乞玉以爲佩先母素鍾愛嘗檢一二事授之曰守身如玉勿傾跌焉瀾謹受命喜不自禁佩之弗敢失逾一二年讀戴禮至君子比德於玉覺向之殷然慕者今始憬然悟矣然祇知玉之可貴而不知古玉之尤爲可貴也旋赴武林謁漢壽亭侯廟得見玉印紅白粲然洵非後世所造又聞我禾文翁後山收藏趙婕妤印白質而紐刻雙燕嫣紅如硃惜未得一見已爲好古者以千金易去咸豐三年晤杜篠舫方伯於萸灣行營舫翁本同鄉戚屬小時赴鄂至此相見意合情投遂訂交焉嘗出古玉剉曰此真脫胎舊玉淨如水晶明若瑪瑙每至風雨先現白霧如絮歷驗不爽並道客鄂時得遇陳翁原心者詳悉辨玉

煮玉諸法皆其家學淵源惜未錄其所著玉紀共相師承越十年舫翁奉檄
楚岸督銷局郵寄陳翁書來知從李正郎家覓得抄本校定付梓開函詳閱
簡括無遺證諸瀾之所藏或贗或真辨別詳盡置諸案頭有同志者輒欲借
觀幾至應接不暇今又二十餘年舫翁早歸道山原版恐又遺失存茲孤本
心竊憂之今年自製千金集錦甫成試印百本非特存陳翁喬梓博古之苦
心並以償瀾幼時愛玉之素願云爾

光緒十三年丁亥蒲夏金吳瀾識於姑幕說止齋

金序

近世競尚舊玉真贗既極難辨而摩洗瑩澤爲法亦至多顧未有專著一書詳言之者丙戌歲家螺青太守吳瀾寄示所印叢書內有玉紀一卷爲吾邑陳君原心所撰秀水杜小舫方伯校定之本分目凡十有一論辨玉煮玉諸法簡括無遺觀自序及杜序知陸君喜談兵有劍說陰符經注等書蓋振奇人也所言拱璧爲大公璜不免詼諭而是編叙次尙雅潔爰重刻以餉好古之君子夫玉以比德自古所重特砥砆贗造遂令風塵中無眞賞耳書中辨僞一條所謂非眞巨眼鮮不以燕石爲玉者又盤功養損鑿二條言盤之以發其華養之以完其舊是豈獨爲玉言之哉

光緒十五年己丑仲夏江陰金武祥

自叙

昔先子博學好古尤精賞鑑聞有古玉不惜重貲購求其辨別真僞雖暗中摸索亦百無一爽性趨庭時嘗蒙指示得粗知梗概既而浪遊南北援先子辨玉之法與玉相證凡生平所見無一不相印合者益信先子格物之學爲不可及也道光壬午自楚歸省先慈手一篋付性曰此爾父一生心力易產所置將留以待進呈者皆三代物也汝其慎守之性跪受檢視得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陸離五色具備洵至寶也年來落拓鄂渚煮玉無術載來八十一玉盡歸質庫中性不肖不克仰承先志讀書自立又不能恪守舊物負罪實甚頃邵君香伯書來屬作玉紀性不學何能有所撰述然古玉之原委知者稀辨者寡旣有所聞苟秘而不宣不將終於埋沒耶用是錄先子之語參考

羣書擇其言之信而有徵者彙集成卷而應香伯之命所紀皆實非躬親歷試著有實效者概不書所冀博雅君子加以正定俾先子畢世苦心孤詣不致湮沒而無傳則私願足矣己亥花朝前一日江陰陳性書於八十一玉山房

玉紀

江陰陳性原心

出產

玉爲陽氣之純精體屬金性畏火多產西方惟西北陬之和闐

古于闐國今屬新疆

葉爾羌

古莎車國今屬回疆

所出爲最其玉體如凝脂精光內蘊質厚溫潤脈理堅

密聲音洪亮佩之益人性靈能辟邪厲

產水底者名子兒玉爲上產山上者名寶蓋玉次之間

產

天智玉火不能熱亦不爲火傷

按周書武王伐紂以玉五千裏身自焚凡玉皆燬僅存天智玉五故武王寶

之不易得也其西南陬阿丹

古國名在小西洋今爲烏土國屬邑

巴勒布

今名布魯克巴

人呼之爲別蚌子居前藏扎什倫布之西南

諸處所產者體似翠石

翡翠石亦出西南

性

似金氣凝結形雖玉實非玉也

其光外浮質薄燥脆脈理輕鬆聲音清亮而多縫裂氣祲

氣祲玉中之病淺曰氣深曰祲佩之利人精神能消鬱結西南陬之玉知者認爲玉中之沁謬矣所以不逮西北者以地近於南金受火剋也

名目

玉有古今新舊之別新玉人皆知之古玉則以入土不入土爲斷未經入土之玉謂之傳世古入土重出之玉世謂之舊玉更有古時含殮之器謂之琀玉口實曰琀古人多以水銀殮因水銀性活易流遇玉則凝故用玉以塞之不知者遇舊玉皆稱爲琀玉者非更有晉訛而呼爲漢玉者尤非

玉色

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璧藍如靛沫曰碧青如鮮苔曰璋綠如翠羽曰璫黃如蒸粟曰珉赤如丹砂曰瓊紫如凝血曰璫黑如墨光曰碧白如割肪曰瑳

玉以潔白爲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

赤白斑花曰瑛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

至於舊玉則當分別外沁之色所謂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則地中水銀沁入玉裏相

鄰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隨之浸淫於中如下染缸遇紅即沾紅

色遇綠即沾綠色故入土重出之玉無有不沾顏色者若無水銀沁入雖鄰

入顏色亦不能入玉中也有受黃土沁者其色黃

如受松香蒸栗名曰珉黃若受

沁者色更

深復原時酷似蜜蠟謂之老琥黃

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藍

如天青

名曰珉青

此傳染沁入有

深淺不同有深似藍寶石者謂之老琥青

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紅

如碧桃

名曰孩兒面

復原時酷似碧

霞璽有受水銀沁者其色黑色

如烏金

名曰純漆黑

漆

非地中之水銀乃入方

寶石有受水銀沁者其色赤

如南棗北棗濃淡之別

名曰棗皮紅

此乃屍沁

沁者其色綠色

如翠石名曰鸚哥綠

銅器入土年久則生玉適與之相

應

潤嬌此外雜色甚夥有硃砂紅雞血紅纓毛紫茄皮紫松花綠白菓綠秋葵黃

老酒黃魚肚白糙米白蝦子青鼻涕青以及雨過天青澄潭水蒼諸色受沁之源難以深考總名之曰十三彩又有各種巧沁花色如蝦蟆皮灑珠點碎磁文牛毛文唐爛斑等名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更有一種香玉嗅之作奇南

香氣奇南香木名出海南見七修類稿俗稱伽楠者訛

沾其香非玉之自能吐香也欲試須烹佳茗置玉中香氣自吐此種絕少真稀世之寶也

附考註鑿音分正韻黑玉草琥珀青白玉篇盧博雅千年者爲壘狀似元玉瑾音筆玉管碧璫玉名瑞門

詩傳瑞瓊音霞集韻瑞音諧黑玉瑛乳竟切音喪山海經註頰也瓊音霞集韻瑞石似玉瑛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

辨僞

舊玉與石最難分別世有美石酷似脫胎舊玉者不下數十種亦具五色皆

堅硬不可刀削是在認其體質如屬真舊玉其體質必溫潤沈重精光內含
如屬石類皆乾鬆輕脆賊光外浮自非真巨眼鮮不以燕石爲玉者更有宋
宣和政和間玉賈贗造將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罨之其色深透紅似
鷄血虹光草出甘肅大山中其汁能染玉用草汁入磁砂少許罨於
面透背按格物餘論虹光時人謂之得古法賞鑑家偶失於辨或因之獲
草出西甯大山中似茜草時人謂之得古法賞鑑家偶失於辨或因之獲
重價焉此等今世頗少識家呼爲老提油者是也比來玉工每以極壞夾石
之玉染造欲紅則入紅木屑中煨之其石性處即紅欲黑則入烏木屑中煨
之其石性處即黑謂之新提油初僅蘇州爲之近則徧處皆是矣又有一種
死玉不可不辨凡玉性畏黃金若玉入土中適與金近久則受其剋制黑滯
乾枯便成棄物縱加盤功頑質不化若認爲水銀沁則誤矣

質地

凡玉在土中五百年體鬆受沁千年質似石膏二千年形如朽骨三千年爛爲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則爛爲泥矣如果三代以上舊玉體已朽爛其質鬆軟指爪亦能搘落名曰老三代若秦漢時舊玉質地雖已爛軟玉性未盡非刀不能削落若晉魏六朝舊玉質地未鬆其性尚堅偶有軟硬相間者係南土中出世之物也至唐宋時舊玉質地全在堅硬如故惟水銀間有沁入玉中耳

製作

三代以上製作款式各有不同夏尚忠雕刻極細如髮嘗有玉器上鑲嵌金絲寶石者鑲嵌係夏制今人呼商嵌者訛猶之宋刻乃周時宋國人所刻所謂宋人刻者是也今世謂爲宋朝人所刻謬矣

用大篆要皆陰文多在器內秦兼大小篆漢則小篆漸用陽文多在外三國六朝以後並用隸楷矣

認水銀

凡舊玉必有水銀沁入贗舊則無蓋玉喜水銀玉入土中久不透風則朽爛體鬆地中隨處皆有水銀故水銀沁入玉之膚理此非殮屍之水銀也看水銀更須

分別老嫩若三代以上舊玉水銀在內已結成塊乾老色滯參差錯落若秦漢時舊玉水銀雖結成塊其色鮮亮若魏晉六朝時舊玉水銀明混活潑有成片者若唐宋時舊玉水銀吸入未老得人之熱滾動易出也

地土

舊玉須分別何處土中所出如陝西甘肅山西四川諸省謂之西土地土乾

燥玉在其中雖爛似石灰其棱角文理全無損蝕最爲上品其直隸山東河南湖廣以及江蘇之徐州安徽之潁州六安諸處謂之中土地土雖乾不燥玉在土中年久稍有瘢痕者次之其餘各省皆謂之南土玉在土中年久文理大半模糊且缺損者多惟沿東海一帶出鹽之處謂之鹹土玉在其中不過百年已腐爛不堪矣

盤功

凡三代以上舊玉初出土時質地鬆軟不可驟盤祇可在手中撫摩或藏於貼身常得人氣養之年餘玉氣稍蘇謂之臘肉骨又養一二年玉稍復明謂之臘肉皮云骨云皮以云其狀相似也養之年久地漲自然透出層厚一層漸漸復硬再掛再養色漿亦自然徐徐鋪滿還原十足酷似寶石此之謂文工非十餘年不

能成也若欲速成須用武功亦必得人氣養之復硬然後用舊白布輕輕擦
之稍甦再換新白布愈擦愈熱數人晝夜替換輪擦不可間斷水銀自從土門內漸次擠
出擦落其中灰土亦隨之而去水銀透出處謂之土門甚至裂成大縫
爲損多誤認於是玉氣漸漸透明顏色徐徐融化地漲亦層層透足色漿亦處
處鋪滿三年不間斷可以成功既甦且明酷似水晶仍須人氣養之方能還

原如寶石此所謂武功也及其成功皆是脫胎舊玉脫胎云者玉器埋土中
三四千年朽爛如石灰出世常得人氣養之復原石性全去但存精華猶之
仙者脫盡凡胎之意其玉晶瑩明潔毫無渣滓瑕疵似寶石而更含光純粹
乃陰陽二氣之精也故稱寶玉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亦非初學賞鑑家所
肯信也至其終始顏色時聚時散變化多端竟似晴雲舒卷幻化無心令人

莫測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不獨舊玉可養即寶石珊瑚入土厄爛得人氣養之亦能脫胎復原惟蚌珠不過百年已成灰土矣如入土雖已受沁而未經厄爛之舊玉年代較近其體尙堅儘可用灰提法煮之提出玉中水銀灰土再看身分或用猪鬃刷或用櫻老虎或用麸反袋或用米粉袋等法盤之成功較易然看火候最難得法太過不及均於玉有傷不若人氣溫和養之穩妥不諳者未可輕試也

灰提法用栗炭灰木賊草泡水入銀硝少許合裝大瓦罐內將玉懸空掛於其中用栗炭火煮之水淺隨添以提出玉中水

爲度
銀灰土

養損壘

初出土之舊玉質地未堅倘有誤碰損壘

音晉問破損痕也楊子方言器破而未謂之壘祇

要不落即掛在貼身常時養之日久自能合攏

忌油污

舊玉地漲未足色漿未滿土門未合之前倘有水銀灰土在內者切忌沾染
油膩並婦女污手盤玩倘沾油污則土門閉塞水銀停住灰土永不能出矣
縱加盤功終無益也

玉紀終

玉紀補

武進 劉心璫 心白

赤玉人間罕有白玉以溫潤堅潔爲上其色有九等黃玉中每有硃砂點碧
玉中每有黑星又有非青非綠如敗菜葉者謂之菜玉玉之最下品也

古玉自昔流傳未經入土者謂之傳世古係人之精神沁入玉之腠理血絲
如毛鋪滿玉上而玉色潤澤無土斑者是也其入土而復出土者謂之土古
水銀沁有夾土斑者則純黑之中硃砂點徧滿復原時則黑之淡者作深青
色硃砂點之淡者作黃色倘係白玉底章成五采矣水銀沁不夾土斑者盤
功既足純黑如漆日下照之其中赤若雞冠而又有白玉底章無上妙品也

水銀古入水映之
有銀星閃閃者真

美術叢書 玉紀補

一一一 初集第二輯

古玉斑色紅有寶石紅雞血紅硃砂紅櫻桃紅灑金紅棗皮紅膏藥紅綠有
鸚哥綠蔥綠松花綠白果綠黃有雞油黃桂花黃秋葵黃老酒黃白有魚肚
白雞骨白米點白糙米白青有潭水蒼蟹壳青雨過天青竹葉青紫有茄皮
紫醬瓣紫黑有純漆黑陳墨黑各種名色皆原所受諸沁之深淺不同故盤
出之顏色各異亦有天生皮色非由受沁所致者凡係土斑盤化之玉以滾
水泡煮其斑色處必有白土泛出若是天生皮色則無之也

凡古玉盤化無論何色必有牛毛紋良由人之精神融化玉理所致故牛毛
紋總係紅色

西土者燥土也南土者濕土也燥土之斑乾結濕土之斑潤溽乾結者色易
鮮明潤溽者色終黯淡土斑而有瘢痕者沙土物也無土斑而有瘢痕者水

坑物也西北亦有濕土東南亦有燥土近水則濕遠水則燥也古玉以陝西出世者爲上蓋厥土黃壤得正焉玉在濕土則易壞入燥土則難朽三代時古物每有出世尙完好無缺者近見友人遷其父柩所殉玉件已受色沁纔四十餘年耳陳君質地一則言其大概而已

三代時古玉以珪璧琮璜瑁瓚爲上品其他祭器環佩次之他件又次之秦漢以來以印章符節爲上他件次之其殮尸古玉以含璧玉押爲上玉押者數寸共有一十餘斤以美玉爲之圍於腰間所以保尸上體者如眼厭鼻塞乳厭厭胸夾肘之類次之下體者如陰塞肛塞之類又次之此論其大略耳若形體之詳具載古玉圖博古圖諸書茲不贅述

秦漢琢工粗多陰紋有細如髮而精巧絕倫者乃昆吾刀所刻世罕有之唐

琢粗而圓渾人物多大頭宋琢方而工緻能起花五六層元明因之勿如也乾隆時琢細刻昉宋而無其工絕粗刻渾成肖形其至者能不露斧鑿痕凡琢工古惟刀刻近代乃有旋車

傳世古不可灰并不可清煮紅白玉色已鮮明者不可灰石灰沁不可灰須以人乳頻頻蒸之俟其色稍潤然後加盤功

凡灰提須竟日之功俟提出之灰土盤盡然後再灰或屏去灰滓以清灰水煮之或以清水懸瓦罐內煮之皆清煮法也較灰提穩妥無害凡煮玉必空着煮玉出罐乘熱盤刷則灰土易退切不可乘熱置風雪中及冷水內恐致燥裂

一底章無論何色總要溫潤堅潔無纖毫瑕玷及夾塘夾石等病

塘者氣祲

有紅有黑
皆玉之病

二土斑無論何沁總要純一不雜純則其色清明雜則色多混濁三要原舊不假改作四論品類五看盤工上說見五者俱備斯爲盡美

改古凡玉偶有損傷不可改作致變其本來面目眞古玉必有古色或土斑周徧無間若有光處即係改琢

角頭古玉秦之玉作在陝西之萬村吳之玉作在浙江之安溪所遺玉角甚夥萬村之玉堅潔安溪之玉乾鬆琢爲玉件謂之角頭古玉玉質雖古而器則新也亦能盤出色漿

僞石灰古以玉件用火燒之則其色灰死如雞骨然以僞石灰古其玉上必有火刲紋真者無之

羊玉以美玉作爲小器割生羊腿皮納於其中以線縫固數年取出則玉上

自有血紋以僞傳世古然終不如眞者之溫靜

狗玉殺狗不使出血乘熱納玉器於其腹中縫固埋之通衢數年取出則玉上自有土花血斑以僞土古然必有新色及雕琢痕

梅玉以質鬆之玉製爲古器用重烏梅水煮之竟日則玉鬆處爲烏梅水搜空宛似水激痕然後以提油法上色以僞水坑古然眞者其痕自然不能造作也

風玉製器以濃灰水稍加烏梅煮之竟日乘熱取出寘風雪中一夜則玉紋凍裂玉質堅者其紋細如髮絲再以提油法上色以僞牛毛紋

叩鑄乾隆時無錫阿叩作毛坯玉器用鐵屑拌之熱醋淬之置濕地十餘日再埋通衢數月然後取出則玉爲鐵屑所蝕徧體橘皮紋紋中鐵鏽作深紅

色煮
之
變
黑
則且有土斑灰不易退宛如古玉審眎乃能辨之凡僞古玉無土斑而有紅色者其色必浮蓋自外入故也有土斑而灰之不變及紅色盤之易退者皆贗鼎也以此辨之

提油法以礪提爲上其色能透入玉理灰煮不退與真無異惟天陰則鮮明晴爽反混濁真色則否

美術叢書

一二八

玉紀補終

金粟詞話

海鹽彭孫遹駿聲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駁駁乎絕唱矣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而稍詬美成夢窗之詞雖雕繪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闋兼有天人之巧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柳耆卿却旁金籠敎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花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籍乃沿爲如此語乎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牕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真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范希文蘇軾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茫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鬆一闋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真贊要可不論也

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山青越山青一闋等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纓耶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歎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鸝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觀方虛谷之譏戴石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

近人詩餘雲間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箋見宋宗丞長相思

十六闋仿沈約六憶詩體刻畫無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爲優矣董
蒼水錢寶汾善爲婉麗之詞亦往往風致動人

宗丞新著及董錢二家俱集中所未及載

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複徘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
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
溫麗無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士之恬
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矣

此偶然記酒間之語餘容細爲揚榷耳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即問一使事亦必脫
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邨阮亭諸作便爲歎絕殆幾乎與白石梅谿

頡頏今古矣

金粟詞話終

製曲枝語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詩降而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湊拍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施之于詩文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製曲枝語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詩降而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湊拍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施之于詩文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何如未可草草即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談乎

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即東嘉琵琶正自不免至于次曲換頭無端增減數字亦復何奇余于此類皆一概禁絕之

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湊三爲一如朱奴挿芙蓉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于聖經賢傳然旣已相沿數百年即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于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

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係于曲名之新舊乎故余于此類皆深惡而痛絕之至于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

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却又用不著旨哉斯言余見新舊傳奇中多有填砌彙書堆塈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示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餽釘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強施之于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

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

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于斯豈獨詞曲爲然耶

製曲之訣雖盡于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詩有別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于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

曲至元人尙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華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儘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眞文庚青侵尋一槩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

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余自就傳時即喜拈弄筆墨大抵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
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輒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人天樂一種蓋由
生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乃深悔從事之晚將來尙欲續成數種因思六
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護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爲之三歎

製曲枝語終

忘
心
一
日
也

前塵夢影錄序

標生也晚，十六七時曾見竈叟於元妙觀世經堂書肆中，聞述訪古源流，皆非尋常骨董家數。以後即出游離鄉井，不能時見叟，然未嘗一日忘也。戊子歸里，與令子翰卿習與論收藏，如讀清秘藏益嘆家學之不可及。未幾聞叟已歸道山，訪問遺事，潘笏盦志萬爲余言。有前塵夢影錄在，忽忽七八年，始介笏盦問翰卿，乞得副本，讀而刻之，仍如對叟坐於元妙書肆也。書肆爲湖州侯念椿所設，侯年亦六七十，目覩各家藏書興廢，分別宋元槧刻校鈔源流，如辨毫釐，嘗稱之曰：今之錢聽默，曾屬其將數十年來藏書，見聞雜寫一冊，亦吾鄉掌故也。方今事事崇新學，而於金石書畫圖籍，一切好古之事，恐二十年後無有知之者矣。可慨也夫！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十六日元。

和江標記于未陽舟中

序二

從來著述之道攷證爲難攷證之學圖譜爲難苟非目擊古今之法物名蹟
末由而品題之也齊梁間陶隱居有刀劍錄虞荔有鼎錄各有專門不相沿
襲自唐以來亦符斯例迨宋初蘇參政箸文房四譜已不名一體趙袁州洞
天清錄門類尤多羅列衆目凡皆眞知灼見不爲向壁虛造之談識大識小
具有源流誠鑒古家之指南矣吳郡徐君子晉博雅耆古世擅岐黃尤工篆
隸凡書籍字畫古器奇珍一入其目眞贊立辨蓋閱歷深也咸豐初幕游來
虞避逅書肆論文譚藝過從遂密庚申後遇諸滬上各遭寇難相慶更生維
時古籍淪亡而君則拾遺補藝甄別尤精三十年來遂成名宿雖年逾古稀
精神矍鑠令子文孫森森玉立清閒之福如君者亦所罕遘已丙戌暮春來

主花田趙君家追念舊遊顯顯猶在心目因出前塵夢影錄一編示余曰壯歲得周櫟園書影殘帙因仿其意追憶刼前所見文房珍品以類相從著爲論說以示來茲嗟夫三吳爲文物之邦載經刦火古物蕩然所謂老人讀書只畱影子余與晉翁以浩刦餘生相逢皓首撫此一編豈獨爲吾兩人身世之感哉光緒十有二年三月十九日裘杆漫叟李芝綬

序三

余同鄉吳苦鐵嘗言徐子晉先生精鑒賞金石書畫到手皆能別其真贗蓋今日之宋商邱也令子翰卿與余善出晤先生前塵夢影錄于所見文房珍品一一論說并箸其究竟誠考古家之指南後來者之龜鑑矣余兩目如盲無能爲役刼前藏弄都付一炬讀先生書不勝浮屠三宿之感光緒戊子春三月歸安楊峴

自序

蘧園主人屬記所見古今隃麋卒卒渺暇客夏養疴虞陽舊山廩地鄰北麓
几研無俗塵擾遂日憶疏錄得數十則牽連及文房紙研法書名畫書籍憶
昔在道光壬辰冬于破書堆中買不全書影一本讀之愛不釋手余之嗜書
籍骨董即于是年始後攷因樹屋齋名爲櫟園先生在請室中庭有大樹隨
筆記憶而無論類以攜無編籍可稽覈也余于先生無能爲役隨憶隨錄則
同前塵夢影老輩凋零無可質證矣尙望博雅者匡其未逮諒其孤陋幸甚
光緒乙酉年上巳節筵叟徐康識時年七十二

前塵夢影錄卷上

吳徐康子晉撰

明宣德御墨形如雞卵而扁正面御墨二字隸書背宣德四年下曾礲過通體黝黑隱隱有漱金細點握于手久之嗅有香而微帶腥中和龍涎也核之歲月閱四百年矣而無一毫坼裂紋

明初查文通墨一挺約長一寸二分重二錢許又邵格之墨長方形重五錢余辟兵申江時得之爲沈均初孝廉樹鏞易去

不是墨海陽汪氏造無年代腰圓式

白墨長方形約重四五錢老友朱月椒云是外國所製余未試磨亦不知命名之義

邢子愿墨方建侯製陽文贊即邢自題漆邊重八錢長方式古香可愛程夢陽小象墨方巾深衣半截身單邊重三錢餘質輕如葉正面象背有贊破漆匣計十二挺皆有白綾囊囊面有頂煙二字一時朋好分購而盡周櫟園大牛舌墨面書櫟園先生珍賞背賴古堂裝皆陰文四圍黑漆光潤而有細裂文隱隱約重三兩餘

虞山錢牧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師珍賞背爲天下式旁注門人吳聞禮製長方式五錢重又秋水閣墨重約八九錢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閣三字有闕旁注門人吳聞詩製滿身綫雲環繞陰文字皆居中後讀紅豆集知吳氏昆仲皆歛產集中有秋水閣記

蘇齋詩境墨面縮撫放翁石刻詩境二字長方形約重六七錢陰文下署覃

溪款

漁洋山人墨、面蠶尾山房製長方式、蘇齋所撰復初集中有題詠。
商邱宋牧仲犖墨一挺、面清德堂旁雙龍文、撫吳時多惠政、仁廟南巡御題
清德堂以賜、背牧翁先生清賞長方式重八錢、又自製黃海山花墨扁方形、
約有二十餘種、余曾得四五挺、面畫折枝山花、背題所咏漫堂詩集中有咏
山花詩五絕二十首、皆載山中土俗之名、不見于羣芳譜。

徐司寇墨正面紫玉光二龍銜珠背東海徐健菴製長方式重五錢有曹素
功小方印

阮相國墨碑形面碑頭橫列曰積古齋打碑墨兩字一行、下半截光素背下
截江秋史錢梅溪同造、皆作古篆、重二兩扁闊而薄、按江名德量歛人、

秋史自製墨、泉刀形、面即墨之吉貨稻芒文、背秋史款、漆邊極黝澤、重二兩、又一種與梅溪同製、亦泉刀式、煙質稍遜、又一種、四面綫雲牛舌形、約重兩許、正面蟬藻閣再和墨、楷書陰文、背面橫列曰邵格之方正、程君房方于魯、分四行、亦楷書、老友顧湘翁云、蟬藻閣即秋史讀書室名。

黃小松墨、腰員式、正小蓬萊閣、隸書四字、背嘉慶□□秋日、小松氏製、約重五錢。

屠琴鴻墨、長方員首足面、琴塢書畫墨、背嘉慶十七年九月□、重五錢。

汪心農居士穀得明季阿膠一巨篋、嗅之有菊花香、遂自製墨、最上乘者曰白鳳膏、重三錢、背心農氏製、其次曰菊香膏、大字、背乾隆辛亥、心農製、字稍小、又有兩種、曰知其白、曰知其黑、背心農氏製、字皆王夢樓太史書、各重五

錢半隨園每託心農以菊香膏料造墨分貽名公巨卿余所及見者如秋帆尙書吟詩之墨腰圓扁形綫雲環繞陰面隨園叟袁枚製一曰思元主人吟詩之墨長方式背隨園叟袁枚恭製主人爲豫邸世子一曰敬齋相公吟詩之墨背倉山叟袁枚製長方式圓首一曰雨窗先生吟詩之墨阿林保一曰麗川中丞吟詩之墨奇豐額背皆書隨園叟袁枚製形色同前皆重六錢其分遺女弟子者式如白鳳膏重三錢面闔秀吟詩之墨背隨園手製老友黃心齋國珍云隨園廣交遊內自王侯外至封圻尙風雅者無不造墨贈遺如禮邸世子小倉山房集中見其投贈詩文必有贈墨然余生平所見祇此數種刻後更爲希覩若近時肆中所售隨園先生著書之墨真同泥古最爲贊品下乘明眼人咸能辨之

余家舊藏大墨一挺曰欲其黑兩面同上重一兩道光八九年先君司鐸陽湖得見居士次子桐生別駕于試硯齋承其惠快雨堂題跋二册菊花香膏四笏歙硯一方云白鳳膏已罄菊花香膠料亦無不能再製矣

少穆先生拜疏判牘之墨背道光某年月約重一兩四圍細金回龍文長方式

冬心先生墨贗者最多眞者余僅見大半段長方厚闊邊兩面皆作漆書體面五百斤油背冬心先生造字背陽面陰極肥約重七錢

明人仿李易水墨亦祇見過半截圓首有邊上一孔洞可佩面曰龍文下倣廷珪等字背有嘉靖四三字惜僅餘半寸有奇不能計其分兩

吳去麋墨拭得之海寧查氏尙有原貯漆匣長方罩蓋如東倭器式木胎中

粘白絹有吳氏選製小方朱印文墨俱作博古樣僅四種大小厚薄輕重不等中惟一蟬形最小不及二錢餘皆完好無裂紋惜不能全記其形狀矣辛酉冬游鶴沙與邵格之墨同歸鄭齋主人

程音田自磨墨面半截小像科頭陽文約兩許音田名振甲爲名進士歛人
僑居吳門曾充銅商而大折闊因自號音田取無心意思而不知究作何解
標按程字木庵好收藏金石余刻有木庵藏器目○程音田號也園名振甲程木庵名洪溥也園之子江注誤

嘉慶年間館閣作書盛行俞稼園墨面笏齋膠法背稼園俞氏造重六錢長
方式一時備殿試朝考之需一挺易銀一兩北方風燥惟俞墨可免坼裂曹
素功休寧墨工繼程方而起于康熙朝六飛臨幸江寧進呈所製墨蒙賜紫
玉光三字後充貢選煙及發售者有雙龍文銜珠皆扁方形周圍貼金無邊

廓陰文楷書、填藍款則陽文、重五錢、千秋光同式。後曹氏後裔列肆于皖、吳門、當在乾隆年間。余嘗攜舊所得者、眎之云：此種康熙時制作。今不但此種烟料久斷，即墨之木模亦遺失久矣。余猶記前人云：墨欲黑、茶到白，欲試其黑，須得蜀中冷金箋，或以黑漆板試之。黃色青色居多。曹氏選料極精，得邀睿賞有以哉。曹素功歎人原有誤。

孫古雲墨面五千椎，背古雲品定皆手書，重五錢。

陳曼生墨面種榆仙館。曼生製約六七錢，漆匣五色漆畫花卉，精絕。曼生詩藁，其女夫趙蘭友校刊竹冊雙線，彷宋體寫亦古雅。

曹文敏大墨，重五兩餘，高數寸，添邊長方雲龍文，下爲波濤，皆陽文。按文敏即文正公振鏞尊人，名文埴，字薺原。

彭文勤公墨亦巨挺

王味陳精于製墨余所見充貢巨挺名花十友面御製咏花詩隸書陰文背折枝花陽文約五兩餘一挺漆邊長方形味陳官箴以墨敗而選煙嬾佳曾刻類帖八大冊似尙風雅與隨園往還小倉山房詩集中見之

徐靈胎子名儀號鼎和一號榆邨納一伎曰李秋蓉貌殊麗妙解音律靈胎翁爲之著顧曲雜言惜蚤世榆邨繪圖製墨徵詩文墨長方式面秋蓉度曲小像背句曰展卷漫嫌顚頓甚秋蓉本是斷腸花重五錢

錢梅溪善趙吳興體曾爲成邸捉刀尤蒙蘇齋賞識梅翁爲武肅王裔王曾鑄金塗塔翁因選隃麋佳料作金塗塔墨塔形一片厚半寸面金塗塔三篆字背□十□世孫泳仿製

高麗墨六面涂漆面有翰林風月四篆字隱起曩在申江購得一挺係海舶帶來者直甚廉試之黯若土炭硯質稍細者磨試即損不必大小西洞石也然樊榭謝趙功千惠高麗墨詩仿山谷體歎賞不置注中亦翰林風月篆文正同蓋樊榭于六法不甚留意故詩箋尺牘畱傳絕少殆以此墨遠來方物未嘗一試耳按國初享重名而不善書者爲漁洋山人每令門下士陳子文奕禧林吉人信捉刀乾隆時有厲樊榭及全進士祖望袁大令枚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製隃麋甲于東瀛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後編仿程方者曰仿唐各圖繪畫細若毫芒係領帑而造前叙後跋悉其國中各流書法多學宋代蘇黃米蔡四家首列鎮庫墨一巨挺長尺有咫圖是縮本儼然一碑墨工松井氏余曾得松井畫松一小屏松兩株一濃一淡用高麗紙裝

池國中制制作流入洋舶而來墨編中紀元曰文化考吾妻鏡及翁海邨補編大約在中國乾隆時丁丑改元當嘉慶二十二年見和漢年契墨

標案文化元年甲子當嘉慶九年十四年

皆貼金證之譜相合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較勝中華之用漆一曰九英梅面詩背折枝梅花九朵闊漆邊極光潤一曰達摩尊者渡江像無邊貼金一落花流水亦無邊貼金兩面波浪文一有花朵背五言詩一句字陽文涂漆一狹長有三寸餘狹漆邊貼金而字極纖細試之有光澤遠勝中華墨工手段真一點如漆者又購得四五挺亦漆邊滿貼金文多不能追憶矣鬻墨者云墨皆藏于百一山房孫文靖士毅家故物也按文靖有文房之癖嘗得石子各有題品適符百一之數因名其齋在京師琉璃廠肆見日本多賀城碑墨

一鉛已磨去下半截碑爲日本最古之刻故模作墨也後至日本訪之碑尚有拓本墨則無知之者矣

張長人仁熙有墨癖藏古墨三十六品著雪堂墨品後盡歸之宋漫堂宋與之同嗜亦得三十六品著漫堂墨品與筠廊偶筆二筆怪石贊同付手民相傳宋在黃州時以友朋所遺之酒和于一處名曰雪堂義尊竹垞老人後知之云何不以各家墨椎粹和膠重擣成劑名之雪堂義墨乎越百年蟬藻閣竟有再和墨標案再和墨有御製者冬心五百斤油亦再和墨

程君房大約有墨譜十六巨冊前題後跋皆有聞于世圖繪之工丁雲鵬吳左千居多珊瑚鏤之精爲萬歷時稱絕作因夥友方于魯建元負心冊後附中山狼傳并圖四幅所記負心者不匱于魯然于魯亦以墨鬻起家中山狼傳一出方氏蒙垢遂刻墨苑一書以相敵并出資購焜此傳故傳世者絕少方氏書刻工不及程氏即松煙工料亦不逮乾嘉年間藏墨者置程方二家不

加品藻、以其設肆不足珍賞、第至今又越百年、且遭兵燹即程方所製之墨、亦不可得相傳二家、皆有上乘、凡一兩以內者、皆名流託造、無不佳妙、若大塊文章、祇堪悅目耳、近時出有九子墨、九師圖形墨、亦借二家之名、實則爲贗品之最下者、

散氏鬲大員墨、約重斤許、漆邊面縮、櫟篆文、全文陽識、背楷書散氏鬲三字、鬲舊藏巴予籍家、慰祖故縮櫟篆文、絲毫不爽、劫後見之骨董肆、因索直昂、手拓其文未幾、鬲即爲人購去、巴善篆隸、刻有印譜、蓋徽商而家于邗江者、
汪容甫中有別傳、極推重之、標見慰祖有銅都承盤字體模散氏
盤酷似今藏錢塘汪卽亭鳴鑾師處

陸友仁著墨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皆紀南唐兩宋有元諸墨、今無存于世者、

宋觀察思仁服官東魯多惠政而極風雅有竹梧清嘯圖乾嘉名士題咏將
徧桂未谷曾游其門歸田後製家傳一經長員墨重五錢漆身漱金又自爲
生壙有墳圖墨祇見其四扁方形面列墳旁山水晶題之背有贊約五錢弱
知其白背時齋氏製選煙雖不及菊香膏而料亦佳面背皆時齋自書按時
齋爲汪文端公之子名承霈

吾家鴻寶季父製心太平軒課詩長圓墨隸書楷書皆有五錢重嘉慶某甲
子某月

烏衣玉玦隸書面謝王鶴舟製背道光某甲子漆邊乃曹素功家頂煙重五錢
易銀五錢

老友黃秋士妻邑小蒸里人道光中葉游吳門爲陶文毅公澍所知善山水

工人物擅詩書畫三絕之譽文毅遊惠山秋士繪圖鑄石嵌于聽松菴壁又
畫竹罐圖石銚圖同時鐫刻秋士挾其技于吳門設顏料印泥箋絹列肆于
門廳後爲畫室名花瓷盞几無纖塵日有賓朋踵門求書畫嘗飭工製墨
一曰湘華館選煙背有年月細邊五錢重料最細乃自用者一曰衍波閣選
煙分兩同肆中應客之求惜所製兩斤墨許刦後從未見過

海陽汪元一墨側有崇禎某年製

櫟園先生嘗蓄墨萬種歲除以酒奠之作祭墨詩其友王紫崖話其事漫賦
二律見梅邨詩集按先生喜徵人刻印作畫著有印人傳讀畫錄兩種行世
墨表上下兩卷禾中名士戴松門光曾輯自明初以至國初皆出自收藏每
挺注分兩長圓方楷各式惟缺圖列隔三層校雪堂漫堂墨品所記詳盡多

矣此表于道光辛丑冬與張次柳少尉凱同遊西冷所得次柳爲白也應雲
太守子隨任吳門少年好學兼有墨癖遍搜廣採郡中諸人所蓄大率歸之
自明初至國朝約二百餘挺余爲之作續墨表較前表多逾數倍後余遊九
峯三泖間公子因回避改赴淵江旋遭兵刦歿于寧紹差次嘗于申江晤其
弟權詢之云所藏一無蹤迹矣惜哉

次公嘗得程君房墨二寸半見方正面上書飛龍在天下程君房製皆篆字
背面繪龍古色古香乃其祖松阿先生舊藏又秋水閣牛舌墨二挺與康前
所得一模又有兜觥歸趙墨正面列兜觥形陳于几背面乾隆某年製亦難
得者標按次公者乃常熟趙次侯先生所居舊山樓有花木泉石之勝多收藏

咸豐初年余於玉峯集街得墨一挺漆邊約重兩許正面陽文壽山福海背

面順治某年製

元有朱萬初墨，邵安父與萬初帖云：深山齋居，鑪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研楓肪犀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爲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字與禪也。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金一斤。人欲倣爲之，不能。此之謂墨妖。

休寧汪近聖，繼曹素功而起。嘉慶道光間甚著名，選料極有佳者，却後惟胡開文盛行。微嫌用膠過重，近有續開詹姓墨鋪，以舊模製墨，料既不佳，且有

一面冬心款、一面方于魯造、冒昧從事實爲墨上笑談

者

蜀川箋紙綵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筆練裏紅葉不堪書此唐鮑溶寄王璠侍御求蜀牋詩因知蜀牋著名不獨薛濤一井也

小印分眞宣德年南唐西蜀價爭傳儂家自愛陳清款不取金花五色箋

宣德

貢箋背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又有五色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

九百山陰何敢望澄心百幅亦應

難從今稍變歐梅例一首詩須博一番

歐陽文忠以澄心紙百幅賄聖俞聖俞有詩東坡有句詩老囊

空不一留百番曾作百金收之句上兩詩見查初白敬業堂集風趣可想

咸豐三年夏於茶肆見一人攜一長匣至啓之祇素紙一幅長八尺闊五尺

餘潔而甚薄堅韌異於常紙紙角有仿澄心堂製五字不識年代殆貢餘之

紙耶標有藍綠小粉箋方尺餘上有描金山水及花艸極工角上印乾隆年仿澄心堂造小隸書朱記素紙當亦同時所造

側理紙見鈍丁研林詩集有長歌注云趙氏小山堂藏有側理紙一幅純廟

南巡駐瀾時獻之蒙綺錦之賜

標在粵東曾見之環連如大笛無首尾紙上有細草痕邪錯重

疊上有御賜印記

老友陳柏君大令酷嗜古本類帖而不喜碑且手能裝池有米老之風曾覓得康熙年間闊簾羅文紙數頁周圍暗花邊皆六尺疋託杭城造箋紙良工王誠之爲之加椎染色同於古製誠之云今僅有狹簾羅文紙料短小皆出於竹簾闊簾乃銅線織成久已斷壞無人繼作咸豐初左青士寓袁江時於一紙鋪覓得大羅文紙五十餘幅皆闊簾所製此鋪尙是乾隆初開設每年售此紙僅一二幅故貶價全數歸之青士余曾乞得一紙質頗厚可揭開椎拓碑帖因未經椎染也庚申冬在申江書肆得仿宋詩人玉屑一部所襯皆

闊羅文副葉亦用宋紅筋羅文質薄而韌更勝闊簾多矣今問之紙店無有知之者

鬃箋海苔箋高麗最擅名每見董文敏所書鏡面繭紙瑩白如玉以之揮灑柔翰至今墨彩如新國初諸家尙有書此紙者今所買大率蠶翼者多遠不如日本製作制聞前明每以上用之紙頒賜侍從至宣德朝有五色雲龍箋兩面磨蠶最佳非今之蠶箋觸手即碎者可比曾見李文正東陽奉使兗郡修造孔廟途中記事詩紙五段用篆隸草行眞五體大約紙亦六尺疋惟手卷極高後有孫高陽承宗錢蒙叟謙益瞿忠宣式耜三跋李詩載懷麓堂集孫爲文正門生蒙叟乃高陽門生忠宣又爲蒙叟門生四世聚於一卷可謂藝林韵事惟後之題者每不滿於蒙叟殆欲以人廢言耶

虛白齋紙宜書不宜畫許氏因梁山舟而設此其店友王誠之所說雲間鞠松華善製粉箋於純廟南巡時經進特蒙睿賞嗣後每年辦例貢於華婁兩邑支領工價每次約七百餘金余遊婁幕時尙見鞠氏支領紙價而紙質工料俱極不堪有名無實徒糜費錢糧而已

曝書亭集敬業堂集均有造紙水碓聯句形容制造極其詳明

均初家有藏經紙一卷計五幅中有朱文楷書印記曰法喜大藏整張未經揭過

梁山舟晚年專用羊毫頻羅庵集中有筆史一卷中有弔潘岳南詩云可惜岳南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同時後輩有蔣山堂仁亦專用羊毫即小楷亦用之轉健遂薦於山舟潘生亡後其法亦絕至道光時有李馥齋能作卷

心大可作擘窠、小可作楷。即朝考廷試皆可揮灑，須一金一枝，名噪京師。吳門則陸榮昌爲最佳，善作紫狼毫，顧耕石侍讀元熙極賞之，字之曰蓉仙。陸之後有池玉書，嘗云馥齋深得古法，以紫毫而兼羊穎，尖齊圓健，四德俱備，此法今失傳矣。

石庵相國專用純紫毫，墨瀋稠膩，真一點如漆。人笑王惕甫用濃墨，王曰：汝未見相國作書耳。蓋王官國子先生時，曾入相國幕府司箋奏也。

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混，鋒長則滋潤自由。余案誠懸所說，洵製筆者之金鍼，然非法書名家，亦未易解此。

王海日先生華澄泥大硯質鱣肚黃色四方形徑尺中起圓臺四周礎中皆細文波浪層疊取海天旭日意皆有先生自銘四側皆明人題辭看款楠木匣匣面亦明季及國初人題識按先生爲陽明父明史有傳

蓮鬚閣大硯番禺黎美周遂球故物項側篆書蓮鬚閣三字石乃明末之水坑凡翡翠釘白玉點鐵捺悉備然石材太巨故瑕瑜互見美周粵東名士邢江影園雅集各賦黃牡丹詩冠其曹當時稱爲牡丹狀元

十硯齋主人黃莘田藏硯最多余四十年前遊雲間曾得其一背有記六七行爲十硯之一後於吳門得一小方硯中起一圓臺臺下環繞波濤文突起皆刻莘田銘下方印曰黃任咸豐己未冬得大硯方而四角模稜天然形面刻美無度三字厚一寸四方八寸面微窪以受墨瀋旁鐫非君美無度何以

□瓊琚十字此十硯之甲品靡顏膩理拊不留手令人意消劫後復得雲月
硯背傳玉露題畫赤壁圖陽文雲月在面上左首山石崎荻水波微雲各極
其妙兩側圖章三下刻吳門顧二娘製篆書此硯爲潘椒坡攜至楚北武穴
遇火留僅贋半截莘田曾任高要四會正開坑采石故所購獨多罷官後攜
至吳門佳石多付顧二娘手琢而自爲銘題品其甲乙其友劉慈贈顧詩云
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亦
見隨園詩話同時淵江陳星門兆嵩亦有詩貽顧見陳詩集莘田善詩工書
其詩注中引顧二娘逸事云能以纖足踹機軸之繩卽知石之美惡古人有
履豨之伎同於庖丁解牛眞神乎技矣莘田初刻詩名秋江集未幾板片散
失閩人爲之重刻且箋釋之聞不肯媚上官因之被劾歸舟渡江以巨幅書

大字曰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懸之檣竿風趣正不惡也莘田係康熙某科乙榜至乾隆某年重賦鹿鳴年已八十四五矣

順治三年丁亥至康熙廿六年丁卯凡六開坑廣東新語云予少時頗蓄硯以熊開府文燦所開石爲最次則耿藩所開一云尚藩按熊在明末尚藩削於康

熙十九年則開阮在六次之一又竹垞說硯云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按竹

垞度嶺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已在六開阮之後矣又雍正三年冬開水巖

吳繩年官肇慶府著有端溪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孫春巖嘉樂官肇羅道

開采西洞初啓工忽有虎來攫食犬豕日夕守臥不去繼之春水驟發工不

能施而止四十七年冬方伯鄭公源璿捐俸開采命郡伯袁香亭澍董其事

以時促獨開大西洞惜春水驟生獲石無幾製硯百二十方袁公爲作端溪

硯譜記嘉慶紀元八月肇慶府廣玉開坑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石約千塊廣有開坑記刻石六年知府楊有源復開道光八年冬高要縣丞陳銓雇役戽水至洞傍力盡而止未至西洞也道光十三年冬盧厚山宮保坤撫粵適歲祲與同官議以工代賑十一月開工次年正月取石三月水長封坑吳石華蘭脩目擊其事著端溪硯史三卷老友王鶴舟玉璋官粵久頗知各坑石質曹翁秋舫載奎目力亦佳因翻刻硯史圖皆黃秋士繪嘗以水歸洞硯贈左青士所謂梭子式玫瑰青花水歸洞在大西極深處最難得者申江徐紫翁亦巨眼嘗云硯品至盧坑殆觀止矣且以前開采一次有一次之良材色澤各有不同余於坑中見一硯腰員式蕉葉白之上乘名冰綃周圍有銘紫翁自著肆主索價太昂旋爲他人購去希世之珍失之交臂惋惜

累日米南宮硯史所論與今不合。蓋宋時盛行歙縣羅紋，今好古家尙有藏弄者，若水院之眉紋刷絲，亦發墨未可厚非。○南唐李氏有墨務官專督采歙石，是爲采石之鼻祖，附識於此。

袁壽皆體家藏其先德五硯，築樓於楓橋，家富藏書，五硯拓本冊題咏不少。余避兵申江，見於查氏，乃五硯中三硯，一爲元靜春居士，一爲清容老人，及明袁襄物。元硯乃澄泥黃色，明硯則山石旱院，硬滑，查得之袁氏後裔，其直頗昂然，只可品玩古人手澤，不足爲文房揮灑之用。○按劫後五硯尙存，近爲吾鄉硯。潘秋谷所得。

石田大江硯天然形向，在白下某姓孫文靖公建牙兩江，有某邑令緣事爲上官齧齧，勢甚危，有友云文靖絕苞苴而愛石成癖，若以重資購此硯以獻，是

圍當可解。某令如計以行，費至五百金云。咸豐間，孫氏僑居閨門，不但古雲
一支止有孤寡，即賓華亦作古矣。歲闌以此硯出售，價四十金。硯厚一寸餘。
縱橫不及八九寸。豫粒民立大守見之，愛不忍釋，而苦無買石田資，不得已
脫貂裘入長生庫，如其直。明春秋士爲畫金貂換硯圖，與硯之打本同裝。一
時傳爲美談。越一歲，豫公隨王壯愍有齡督軍至浙，同時殉難。此硯不知下
落矣。硯正面井形，背刻陽文牛形，六面皆刻字。明代人居多，太守盟心珍秘。
從不示友共賞，即打本亦不能乞一紙。余先於飛鳴人處一見，後於裝池壁
上，匆匆相遇，未記題者姓名。然沈翁書畫皆鈐白石翁或得此硯而有石田
之號歟。

紫山翁每以不得顧氏所珍石鼓硯爲平生憾事云。硯背縮撫北宋搨十鼓

文石質乃明水阨絕品嘉慶年間硯在京師蘇齋曾見之蓋露香園舊物也顧氏有復刊閣帖影宋本內經兄名從德弟名從義弟官方伯歸築露香園覓異種水蜜桃種之成林實大如盤可重八兩俗因稱之曰半斤園桃今大徑黃泥牆一帶皆種水蜜桃俗而顧氏桃久絕

紫山翁善書能琴于分隸尤妙所蓄文房精品極夥如硯則特賞盧阨大小計百枚皆有青花篆百花菴以度之其最愜心者僅一枚如掌大以烏角沈香製匣眞翁山所品水肪也其藏漢雁足鐙處曰西漢金鐙之室嘗集乾嘉以來題詠彙刻一編名漢建昭雁足鐙考按此器自王蘭泉侍郎昶得之西安後歸孫淵如觀察星衍久度吳門虎邱孫武子祠淵翁庶出之子子明爲吾吳石琢堂廉使韞玉愛壻道光中葉器存石氏待售紫山以百廿金得之

咸豐五年歸之王雪軒中丞有齡聞今尚在閩中其他書刻如米南宮書尚
太后挽詞小楷乃世間絕無僅有墨寶尾有思翁臨本字稍大後有眉公跋
皆墨蹟并以明人刻石拓本同裝思翁臨閣帖十冊亦真跡南田尺牘二本
改七蘿琦舊藏又宋拓瘦本蘭亭孫退谷家藏肥本已歸之天府又宋搨紹
興米帖兩冊與海寧蔣生沐家所藏爲一時翫蠟按南宋紹興時以內府所
藏南宮眞跡及士大夫家皮藏者勾撫上石共有八冊傳世者祇有此四冊
蔣徐兩家倩名手何衣谷翻刻雖形模畢肖而神氣失之遠矣徐本後爲上
海兵備黃芳購去

舊藏康里子山研紅漆匣繪五采花卉并有蒙古四字在四角匣爲絹胎入
水不沈研面一瓶背刻銘十六字下書曠曠子山研質黃黑色澄泥不甚佳

中襯鹿皮一頁、背面書崇禎某年月此研於道光乙未春吾師朱碧山太守
自邗江來曾寓吳門半月太守善指畫長幀大幅皆紙粘於牆爲之免起鶻
落
突令人不敢諦視署款亦懸筆以書真奇才也太守爲山陰人其弟曾爲江
右太守以耽嗜於煙罷官師因作說海傳傳奇刺之余時學畫遂以子山研
及舊拓般若壺題名爲贊

李申耆先生兆洛官鳳臺時以經術飾吏治百廢具舉其親家吳江吳山子
育翁邀之往同增修縣志暇時訪劉厲王遺迹土人訛爲琉璃王臺已久堙
碎甓甚多皆具五色細膩堅韌研之大中研材小者隨其形篆作印章大小
不等山翁能自琢研佳者申翁作銘山翁每於午餐後令館僮攜具檢歸後
輒印盡爲鄧守之所得展轉售於澄江陳以和式金陳與余爲舊交曾拓以

見餉山翁爲漢槎先生後其家法但令子孫讀書入泮不許應鄉試至今不改

曹秋舫丈所藏商周鐘鼎彝器有七十五種刻吉金圖石刻以行世惜款識未據拓本撫入後盡數歸於張雲巖張償以五千金事在咸豐初至庚申粵寇陷吳張棄家遠避所藏諸器俱爲人攫取至蠡市求售其鑲座裝匣極精美城復後吳平齋郡伯得周齊侯罍一器此罍較阮氏所藏完好洵堪寶貴後又續得周齊侯中罍同置一室署名爲兩罍軒志喜也

秦二世銅權井闌形周圍刻兩世詔文頂刻大駢二字按大駢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密邑有大駢山注曰大駢之山其陰多鐵多美玉有草焉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蕡又黃帝大行記有大傀山在密邑傀同駢器

高二寸、下廣一寸二分、上廣一寸一分八面頂徑二寸八分、重漕平六十兩

厚五分半、秦權見之著錄家多矣、此井闌形則絕無而僅有也、因詳記之、案、標

此權今藏吳
窓齋中丞家

秦權最小而完善者、以次公所藏爲第一、絕大者、以吳清卿副憲新得者爲第一、小權乃始皇詔書、尤可寶貴。

趙氏美陽權詔兩代、去年所見井闌大權亦兩詔、亦清卿新得者、其餘權量度詔版、大小不一、真一時眼福、標按次公小權本余舅氏金匱華遂秋物表姊嫁趙氏以此爲媵遂

歸樓舊

瘞鶴銘水揭本、首有鶴壽不知其紀也、有序等字、吳西村環舊藏、後歸畢潤飛瀧、次公於劫中在申江得之後、因晉豫奇灾、遂以此帖與美陽權同售於

沈仲復先生秉成得價五百金用以助賑亦盛德事也

仙壺係長柄胡盧屈曲盤結人功所造同於天生成者道光初年吳靜軒以三十金得之裝潢高供遂自號仙壺靜軒家素封酷嗜金石所交老輩有趙晉齋楊龍石徐問渠江秬香諸君其弟介人喜歌曲曾於虎阜下塘斟酌橋邊築長廊水榭每春秋佳日遊船燈舫皆彙集於傍乞趙次閑顏其室曰蘋香水榭昆季各樂其樂不十餘年家遂中落介人所居祇三四椽小屋無他痕迹靜軒則所購金石彝器法書名畫尙羅列可玩性情曠達絕不以貧富介懷自遭大劫收藏星散仙壺亦莫可蹤跡同治初元余族居申江梁溪鄒禹屏攜一壺盧來品評余一見即知爲吳氏舊藏原物因底及座皆有靜軒銘心珍賞小印王石香師鐵筆也禹屏向就錢穀席亦頗知醫聞甲子春仲

卒於滻瀆仙壺一物不知又歸誰氏矣

仁廟初玉器尙有年貢有某姓承辦其事玉器九種中有玉押一枚其家西
席某老宿學也見玉已裝潢將北行矣逐件諦視乃云玉押係舊玉宋做宋
理宗故物也理宗享國雖久而陵爲元僧所發豈可充貢適齋中存有癸辛
雜識備列宋代御押檢示居停亟以他玉易去越四十年余遊盛澤鎮遇徐
蘭叔乃知此押展轉在伊處因於臂間解下出示押止寸餘高紐爲塔形上
項珠級模棱製極渾朴下_且字滿身紅白牛毛紋真尤物也余避劫在申江
知此押復爲紫垣所得重一把玩遂鈐三四紙以歸押尙完好惜塔頂玉珠
微損耳後歸汪鑑齋翁藻珍藏

又漢玉印一黃一白黃色者爲牛紐白色者爲豬紐均鑄生肖乃一對也董

藝圃云係唐時某公主生肖攷據在某書今忘之矣二印始曾質於汪秉齋處兩次輒贖去後秉齋在滬但見白色豬紐者一印遂厚價贖歸惜黃色者不知在何處也

薛鐘鼎款識本宋刻石本余所見乃明人鈔本及萬歷時宗室謀荊中尉從石本復刊阮文達撫浙時得舊鈔本因令陳仲魚鑄趙次閑之琛作篆高爽泉塏書釋文千種一律同於鑿空遠不及積古齋款識據拓本撫刻者嗣爲粵督始見朱刻本大悔奈幕中無何夢華朱菽堂張叔未諸君慤惠集事文達意興亦衰否則粵東西梨棗木甚賤而刻工亦精可爲而不爲書之顯晦非有數耶標見宋石墓刻更勝朱本余亦有之較阮刻稍勝耳

顧南原家藏有九字齊刀本石芝泉所藏後歸藝海樓李竹朋太守赴汀州

府任時舟過吳門必欲得之而不果歸於庚申大劫

咸豐四年夏有人從金陵鄉間來携古瓶一函云得於城中甘氏瓶四面有
邊綫長工部營造尺一尺五寸闊六寸餘厚寸八九分黝鐵色陽文曰二年
某月日云云造約十四五字麻布紋堅不受刃外有紅木巨匣六面刻字匣
面記某於乾隆年得之西安餘五面皆乾隆末攷古家宋定爲漢武末有
建元時壇壝也索價三十金許珊翁韓履翁皆賞識品翫以議直不果曾邀
李錦鴻在舍椎拓全文并匣上題記而還之廣州郡樓置元郭守敬所造銅
壺滴漏乾隆末葉袁蘭邨權郡篆隨園老人以望八高年乘興至粵登譙樓
觀此壺有七古一章詞暢義賅足資考證惜於道光中以燒燬洋藥爲外國
人收此壺去數百年名物失去無蹤吁標按此壺尙存余至粵曾至雙門底親見之

余嘗得牙牌長七寸一面答應長隨一面嚴肅胡盧式側有忠字第□號又一牌錦衣衛長方式又一種曰尙衣局皆在申江時所購前在韓履翁處見劫一牙牌長五寸餘一面御前答應一面嚴肅按答應長隨爲宦者見職官志御前答應職官志所未載又於平望凌氏見唐銅牌二種一曰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曰得入第幾重門又見銅牌一件長圓式約三寸有奇項上有眼一面橫刻豹字陸百貳拾伍號下刻豹形一面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按此乃明武宗時所製備豹房扈蹕之士佩用標藏有豹字玖伯伍拾伍號一牌又有駕牌同式一面駕牌二篆字右龍字伍千壹伯貳拾壹號左出京不用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皆武宗時物又藏一牌約四寸餘一面大楷書令字一面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夜巡銅牌篆字兩行又楷書肅字肆伯陸拾柒號在兩行之邊爲建文時物

唐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錢爲鬼事焚紙錢昉於漢世瘞錢唐代因之故有寒食野祭焚紙錢詩句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璵始又就日錄咸豐初年九龍山側土人於古墓坍倒處掘得瘞錢一盞約數千悉宋孝建四銖錢

道光末賀大令際運任錫山邑篆時土人於沿塘岸側得銀定數枚狀則如龜久爲泥土所鬱色則如漆賀君另以銀易其一重三十餘兩按其刻字年號知爲宋時落地稅銀聞潘君椒坡官湘中亦得宋銀定一事定勝形長四寸強重五十兩文曰潭州大禮銀云云有年月鄉民一時鋤地得二十餘枚主人皆拓文寄惠今藏其子碩庭處

定遠方子聽大令濬益罷官回籍後得金兩定約濬幾錢山中岷刨地所拾

金爲五金之長、久霾不生衣、長不及寸、頂平、下有文曰、郢爰、定遠爲楚地、爰即鏃之省、豈金作贖刑罰鏃耶、子聽爲之引證經史、撰攷一篇、茲不備錄、余曾見漢甌一麻布紋、上有功曹傳送壽貴六字、字極古、亦前人墳中甌也、初見時不解所刻何謂、後閱六壬書、十二支神、各有別名、寅曰功曹、申曰傳送方、悟此甌雖有六字、實則寅申壽貴四字耳。

唐林緯乾藻、深慰帖刻石、石不甚厚、較今之書條石十分之四、而上下甚高、六面礧甌、質堅細膩、帶青色、扣之作金聲、尾祇有收藏印數方、刻工刀直下、與今之敲刀挺刀不同、眞宋刻也、壽階嘗以香墨由淡而濃、椎拓至七次、以餉友朋之好古者、後此石歸揚州江氏、價償三百金、壽階不甚願也、道光壬辰歲、得交壽階之壻貝簡翁、爲余言之、並以當時精拓一紙見餉、越十年、泉

唐惠秋韶兆壬僑吳喜金石酷嗜閣帖類帖因出林帖相賞云自來類帖所
刻無出五硯樓藏石者其時長男觀從惠游遂以此精拓一紙贈之後讀衡
山題跋於趙氏舊山樓有云林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宏河東人官侍讀學
士謐章肅張仲壽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邵亨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子吳華
崑山人明初郡學訓導張子宜適長洲人終宣課大使諸跋謂此帖卽宣和
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小璽二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
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記印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勳龍大
淵鑑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經曹龍之手未可知也
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閣鑒書博士此帖印記
特多且有秘笈字蓋其家藏也張仲壽所題亦云曾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

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後歸吳江史明古鑑輾轉爲吾師匏庵先生所得故余數獲觀焉按衡山題跋僅有抄本於趙氏舊山樓見之其記林藻深慰帖極詳附錄於此

曹秋舫丈藏味古齋憚帖石刻皆陳葦汀壇甸撫上石後家落乃售於曹聞粵寇據城改築盤門以吉金圖憚帖石片砌城牆塈此與明人以閣帖木板改作馬槽何異洵可慨也標按吉金圖今日本有翻刻本極精

蘇米齋蘭亭攷纂輯三十年始付刊而瘦本蘭亭未見宋游丞相所藏宋拓十種蘭亭亦未見游本今爲海寧蔣生沐煦倩何衣谷翻刻所刻石尚在黃埭顧南原收藏漢碑最多嘗著隸辨一書千碑一律不及隸篇遠甚後盡

歸彭氏先叔鴻寶公與顧仲山翁昆弟交嘗假各種帖臨摹古色軟面簽青
籤泥金題識皆二林先生手蹟有明初拓本中明拓本皆爲罕見標按各
尚在彭氏原裝未損曾向子嘉
戶部借觀亦未能稱至精之品

平原平復帖墨蹟向在真定梁太保家蕉林相公刻秋碧堂帖用以壓卷至
乾隆朝梁氏子孫進獻於朝因御刻三希堂帖首卷王廩王珣皆東晉後葉
也真蹟後賜成邸因築詒晉齋以藏之道光初薩湘林都統爲成邸壻曾細
心雙鈎一本適祁文端公雋藻任江南學使薩付此鈎本囑其覓良工精刻
學使轉託李申耆山長董刻石存澄江節署以較梁刻奚翅天壤蓋平原真
蹟全用秃筆純是枯鋒新刻光潤全失其真秋碧堂帖共八冊世間尙有可
復按也

吳荷屋中丞有帖鏡、余未之見。毛憶香師懷帖考、曾於藝海樓見之、皆鈔本。近惠秋翁兆壬集古今類帖編次成四卷、手書四巨冊、搜羅宏富、足資攷證。今在虞山翁吉卿處、以視閒者軒帖攷、寥寥數葉、不可同日而語矣。

嘉興程蘭川司馬余畏友也、前需次吳門時、朝夕相聚、出示宋拓絳帖殘本三四冊、即庚子消夏記中所錄者、每卷有朱筆小字退谷翁手蹟也。蘭川悉心排比、著絳帖攷、及南邨帖攷兩書、旋奉檄權篆江寧北捕別駕、所藏宋拓碑帖及兩書稿本、皆攜以赴任。癸丑年江寧城陷、蘭川殉節、珍庋各件、悉燬於兵、惜哉。當道以忠義奏聞、得旨贈知府銜、恩蔭如例。○按聚珍本絳帖攷、有朱竹垞跋語、亦殘本也。金曾槃絳帖釋文六卷、鈔本舊爲張叔未所藏、余於蘭川案頭見之、亦曾假錄、於劫中失去。

越州石氏帖目有唐白文公小楷備載二十七種之目見中興館閣錄宋陳騤

余在申江得汪氏藝芸書舍藏本乃明人手鈔後爲均初易去世不多見之書也

槎客拜經樓叢書中有國山碑攷等書皆客宜興時所作碑則親至張渚手攜蠶蠟剔蘚於荒郊寂寞之處窮數日之力乃縮撫其文絲毫不苟可謂極詣矣砂壺攷則與老於墳塋之工講求其事兼採輯先輩及同時名人之題咏成書一帙真非易易樓中所藏碑帖書籍字畫因居住幽僻未遭兵火劫有飛鳴人結伴至其家捆載至申約直三千餘金蓋與槎客酬酢者皆乾嘉名士不但卷冊等可得厚值即往復詩箋尺牘無不爭先購去唐蕉翁得南

宋巾箱本老子文子二種又鈔本記明末國初事野史數冊

方南堂徵君題聖教序詩黃金費甲鑄虎賁王孟津按聖教序明翻本有三
一爲費甲鑄一爲王孟津鑄一爲吳周生蘇齋云成化以前碑未斷吳周生
本有董思翁題跋見容臺集徵君題九成宮碑詩作僞吳兒拙形模似轉非
是書皆尖瘦此帖獨爭肥字滅求貞吉碑殘說管威句謂秦版也按琢堂先
生題跋云當時以北宋精拓本鈎摹入石秦氏爲故家大族家多宋板書籍
用書之眉頭以程方墨椎拓即裝池紙絹錦等亦皆舊藏故可亂真

余曾得董文敏小楷書臨聖教後序有款無印後有錢魯斯兩跋亦有款無
圖記

僑寓申江時得元俞紫芝蘭亭真迹用藏經紙書後有跋筆法章草向藏項
氏天籟閣有子京款識一行半又有夢樓書楷跋無印記

淳熙修內司官帖尾行淳熙十二年乙巳九月十一日初白老人得此帖有詩見集中按曹士冕法帖譜系云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撫刻上石又曹昭格古要論云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撫刻上石皆誤

嘉定邑令趙北嵐曾萊陽名士曾刻人帖專取萊陽一邑忠臣孝子名流法書皆從墨本句撫上石一時名重藝林同聲稱賞越數十年楚北周春田郡侯鍔以名進士守吳郡亦刻人帖徧搜列省忠臣孝子筆墨貪多務得或有驚其名重從類帖中轉摹上石者博而不精贅本甚多較之趙君所刻誠天壤矣劫後周刻人帖石多散棄適合肥蒯子范大令德模宰長洲多方搜覓竟得完全分嵌平江書院廳事壁中亦風雅之一端也

貝簡翁刻千墨菴帖寶嚴集帖皆元明眞迹句撫上石刻手爲喬鐵厂方雲

常皆用挺刀法以善刻齊名余前購諸墨亦師貝翁之意取其最遠者然古墨流傳絕少至遠者不過明初若墨史所載從未見過也

錢竹汀宮詹墓志伊墨卿書武虛谷墓志蘇齋書金文簡士松墓志紀文達公撰文蘇齋書曹黃門錫寶墓志朱文正公撰文亦蘇齋書此四種均選工精刻不爽毫髮向俱藏於某權要家識者比之爲半閒堂乃石入權門甫逾兩載冰山忽傾籍沒其家碑始椎拓傳世

余年十九負笈讀書疁東因得追隨諸老輩在川學齋黃次歐翁出明萬歷時初搨曹全碑并碑陰後有顧南原彭尺木兩跋按南原作隸辨所蓄漢魏碑皆明搨致佳本共三十餘種後悉歸之尺木先生余獲交其子仲山丈曾假曹全碑臨摹數月乃兵燹後訪其消息亦罹庚申之劫矣

舊藏冬心翁著作最備。其自序一卷用宋紙方程古墨輕煤研印。每半葉四行。行二十餘或十餘字。丁鈍丁手書精刻。古香古色。不下宋槧。雖在鐙下讀之。墨采亦奕奕動人。餘如三體詩、畫竹、畫梅、畫馬、自寫真、畫佛、共題記五種。皆以宋紅筋羅文牋研印。詩集續集研銘用宣紙古墨刷印。皆墨箋作護面。狹籤條所未見者。自度曲一卷而已。標亦見冬心翁用宋紙印所著書。神似真宋所差者。墨色稍光亮耳。

仁齋直指。狹行細字。明初刊本二十冊。中字本則稍後。在中明時。

周府袖珍方。正統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每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冊。乾隆朝士人沿明季書帖習氣。往往重價購宋元板書。以充羔雁。而書估黠者。又割去明之紀元。冒爲元刻。余見過兩部。皆割去紀元。昨見一部。則首尾序文俱全。乾嘉時黃蕡圃翁不烈。每於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

花果名酒酬之。翁自號佞宋主人。同時有顧千里廣圻與之同癖。爲撰百宋一墨賦。刻入士禮居叢書內。

蘭修端溪硯史。余親長秋舫翁復刻翁覃溪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太康張公子次柳復刻於吳門。均遭劫。片板不存。

瞿木夫中溶嘉定名士。錢竹汀宮詹女夫官楚湘藩幕。其時適開湖南通志局。凡金石一門。皆木翁獨任排纂。工竣後。曾抽印百餘部。携歸。今所傳湖南金石志。是_他書約六巨表。不復記其卷數。又著古官印攷。及吳都文粹續編。古官印攷。自漢至唐宋遼金元。不知者闕如。原本在吳平齋案頭。見過翁叔均大年嘗補其闕。又推廣編纂。唐宋以來符牌攷。成書一卷。亦未付梓。_{標按}此書

稿本今藏其同宗印若中書綏琪處。密行細字。頗到錯亂不易排次也。木翁所藏有五銖泉山曼生爲作

圖標按木夫自題室又得元銅象於典肆重四十餘斤又宋拓馬懷素小唐碑小隸書木翁亦題有六七跋今歸南匯沈均初海內孤本也

舊藏右軍小楷金剛經宋搨羅紋箋中闕一葉陳生其適補其經文倩吳門吳文玉手裝左青士太守藏有宋搨東坡書金剛經小楷爲明趙子函舊藏本丁敬身小楷跋及題詩有六葉

盛澤鎮即明人所謂西邨也史明古鑑隱君曾居其地石田翁與有戚誼嘗繪西邨圖以贈流風餘韻至今尙存如王勺山之收藏書畫金石曾刻書以傳世顧氏收藏亦夥有宋拓舊館壇碑最著名係嘉靖年標國朝康熙某年修識於冊之背面索直三百金曾於紫山寓中見之因議價不果越數年吳荷屋中丞榮光罷官過吳門駐舟平望介翁叔均至盛澤取到亦議價不合

但令叔均雙句其碑而還之中丞在蘇日至辟疆園評鑒湘舟所藏金石書
畫法帖乃取雙句本上石今在園中

湘舟最好事嘗爲貝磽香翁鏞翻刻明初拓七姬權厝志藏於千墨菴中三十年前曾託潤蓀信三孝廉乞其拓本磽翁又有滑臺新驛記劫後猶見其拓本原本宋拓極精向藏於石氏清素堂遭亂失去四本留心蒐訪已爲嘉興唐丈蕉菴所得余嘗向乞於翻本細審並雙句原文以補其闕今滑臺記原本殘拓已歸潘君鄭盦而七姬志則并翻刻本亦不可得見矣

國初博雅中丞有二一爲下令之乃三韓巨族收藏甚富嘗以所藏法書名畫編成書畫彙攷寫樣上板有四十巨冊洵大觀也一爲宋漫堂商邱大家然宋所藏不及卞遠矣

前塵夢影錄卷下

吳徐康子晉撰

金石存爲山陽吳山夫摺著、體例謹嚴、祇收篆隸、向來只有鈔本、惟蜀中刻入函海內、是書爲李雨村編纂、意在貪多、不刻足本、沿明末刻書者之弊、收藏家在所不取、嗣同邑李尙書宗昉兼大司成時、命學正許珊林、校刊、金石存、凡寫樣印訂、同乎宋元舊籍、蓋不惜重資、而所託得人也、書凡四冊、字皆仿歐陽率更體。

任渭長原刻劍俠傳、板已失於劫中、原本三十三人、每人有贊、正面繪象、背面葉刻贊、今市中所售刻本、皆展轉鉤摹、神氣全失矣、渭翁畫本最多、顧良庵世丈藏有六大冊、皆昔爲姚梅伯孝廉所繪者、題詞皆梅伯所著、驚心動魄、

得未曾有。艮翁在寧紹觀察時，值梅伯久故，其家索價三百金出售，竟如數與之。余在怡園展閱二次，其奇絕處真不可思議，有觀止之歎。

盧熊蘇州府志四十巨冊，狹行細字，黑口，明初刻本。余曾於獨學廬見之。其時石琢堂先生正脩府志，故挿架有此。後於藝海廣又見一部，乃鈔本。

熙朝雅頌集四十本，自國初至乾嘉時彙選宗潢及滿洲、蒙古、奉天諸詩家，搜羅殆盡。兩江督臣鐵保刻成進呈。

貞蕤詩鈔，日本使臣朴齊家著。吳山長省蘭主講紫陽時，彙入藝海珠塵。
喜院校刊

昆陵六逸中，有南田詩鈔，康熙季年刻。後蔣生沐又於法書名畫碑帖中彙集，南田詩刻甌香館集，均刻入別下齋叢書。又取陸梅蘗鼎詩稿，顧醉經承文稿，付刻名吳中兩布衣集。宋桑世昌蘭亭攷，元俞壽翁續攷，皆已刻入鮑

氏叢書、又禊帖總聞、乃汲古閣刻、流傳甚少、及蘇米齋蘭亭攷八卷出、直可壓倒一切。

吾妻鏡二十四大冊、劫後於坊間見過、已缺一本、聞後爲龐侍郎所得、按吾妻日本地名、鏡同鑒、皆紀其國家之事、編年紀月、同於中國通鑑、此書日本所刻、在中國明萬歷時、與東醫寶鑑、相先後、老友翁海村、曾有鈔本、並續修之書、惜翁已作古、末由借觀。

雲栖法彙三十三冊、原板已失、近許中丞乃劍、吳方伯在籍、與糧道如公山三人、發願以原書翻刻、奈梨板不易購、及至書成刷印、許、吳二公、先後均歸道山、如公亦升長蘆都轉、三人皆未及目賞、佛家以緣字補儒家六經之缺、觀於此書益信。

大般若經六百卷向只有鈔本數年前邢江高僧妙空發願刻全藏於揚州
泰州江寧江陰常熟杭州六處設局所開經名頗多即大般若經亦已刻過
半矣惜妙師怛化聞其臨卒時神明不亂且言爲藏經未竣厥工須再入婆
娑世界

宋板翻繹名經義十二冊板口與卷尾皆有助刊姓氏乾嘉時刻法苑珠林
亦如其例桐西主人以十二金得之甚寶愛惜燬於武穴差次

二藍集二冊明初刻本余得於玉山故家藏書家僅見鈔本

標曾見舊鈔本有黃蕡圃

校跋今藏錢冠瀛孝廉處

文獻通攷明正德年倣宋刻狹行小字黑口尙不失元人矩矱板口慎獨齋
相傳是內府板

臞仙爲成祖所忌，即位後，移置南昌，遂韜光潛采，日求出世之學，令人至廬山絕頂，囊雲於囊，以蠟封固。每當邸中宴屬官時，在後室放雲，濃厚氤氳，至對面不能見人，以爲笑樂。所著亦不少，余曾藏貫經一冊，乃推廣投壺譜而作，雖爲遊戲三昧之書，而亦見心靈手敏。

明初分各藩府，皆有宋本書、宋拓帖之賜。如周府有袖珍方，晉府有唐文粹，肅府有閣帖，余曾於藝海屢見過鈔本，目錄有百餘葉。自太祖至諸王著作，皆詳載。後來如西亭王孫之博疋，鄭府世子載培之明樂律，著樂書一部，行世，眞明天地人之學業者。按明時武夫深通經術者，有陳第；深明詩學者，有郭登；何地無才，正不可以忽視也。

孫淵如平津館叢書及岱南閣叢書，皆刻於罷官之後，惟袖珍小叢書十餘

冊刻於山東署

太倉家秋士有鏡癖著銅仙傳兩卷蔡鐵耕世丈雲有泉癖著泉譜曰癖談自三代至六朝爲止上下祇兩卷劉燕庭喜海著論泉絕句共二百首注多於詩三數倍刻鏤甚工字仿宋槧盛子履大士不及也

明汪文盛等復刊兩漢書祖本爲湖廣鹹務官校刻予於劫後游虞山見於楊濠叟案頭卷首有元人字及葉石林墨迹紙薄而輒極可愛玩聞之老輩云汪文盛尙有史記及三國志惜罕見矣

吳門陸氏住金大師塲藏有南宋本文選子孫頗知收藏秘不示人嘉慶中年胡果泉方伯議刻文選假別本開雕校書者爲彭甘亭兆蓀顧千里廣坼影宋寫樣者爲許翰屏極一時之選即近時所謂胡刻文選陸氏藏本後歸

之虞山楊心如家今尙無恙。○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黃氏、享帚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秘籍皆爲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

唐人詩文集最多、吳門繆氏僅刻李太白集一家、享帚樓續刻呂衡州、李翹等集、顧澗翁更覓得足木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澆翰屏精寫、不加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曾訪澗翁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今河之久歿、所居亦遭劫、書樣無可訪問矣。

元刻之精者、不下宋本、曩在申江、見元馬石田集十二冊、其紙潔白如玉、而又堅軼、真宋紙元印、余爲作緣、歸之宜稼堂郁氏。

庚申四月、吳城陷後越二年、余至虎邱、寓於普濟善堂側屋、偶至山寺、見一

室亂書堆積、搜之頗有善本、余擇取二十餘本、內有最愜心者、如范文正事迹、祇二十餘葉、字悉吳興體、末有孫淵翁題跋、黃蕡翁三跋、淵翁云此等元大德延祐本、直欲駕於宋刻尋常本之上、紙堅白而極薄、墨色如漆、又小蓬萊閣藏碑刻手書底本一冊、寺中僅餘一僧、目不識丁、余以賤價購之、顚沛流離中、樂境也、書之首葉皆有印記、知爲一榭園中所庋、今則池館樓臺鞠爲茂草、非佛家所云壞劫歟、又於沿塘薛文清祠內得一瓢老人三鳳硯、其時尚有人守祠、壁間石刻大半蘇帖、乃老人句刻嵌之壁、老人善詩、工書、醫亦超出儕輩、先祖少時、曾見其方案、悉蘇體、

先君秉鐸婁東、在道光初元、其時翠華軒陸氏、收藏未盡散失、陸香來茂才以其曾祖時化家刻所見書畫錄爲贊、此書嚴於鑒別、體例較江邨消夏錄

更精、香來染時症幾殆得先君治之而愈。其尊人送扇面冊計四十葉。有唐文沈仇董五家山水及王孟津張二水書無不精妙。香來云皆其先祖刻書以後所得故未著錄。扇冊中又有宗室瑤華道人書畫兩葉。畫爲墨蘭極其韻致。書則近作五律一首。中有越茗心脾暢、洋煙鼻觀清之句。鼻煙見於題咏僅此。按鼻煙來自大呂宋國。用煙葉礮治愈細愈陳。則更佳矣。不但解瘴癥。兼可明目。近人趙撫叔之謙。箸書一卷。專論鼻煙。曰勇盧閒話。語極精核。

宋板魚元機集只二十餘葉。大字歐體。乃宋體之最精者。黃蕡翁得之。裝潢爲蝴蝶式。後爲一達官某所賞。倩許翰屏影襯上板。又託改七鄉補繪元機小象於卷首。襯本鏤工。不下原刻。時爲嘉慶中葉。惜其時祇印一次。流傳甚

少達官歸田後板亦擣去余僅收得一冊聞壺園汪氏亦購藏一本此外不多見也標初印此書爲松江沈十峯慈古倪園所刻余有印本二種

宋鈔楊太后宮詞會屬改七薌余秋室諸君繪元機詩圖一冊一軸余皆藏魚集又附綠窗遺稿兩種皆沈氏刻蕡圃

所見之冊藏黃氏後人幅則爲同年李木

齋盛譯所得據余所見知與叟略異也

松江沈綺堂所刻宋本梅花喜神譜頗爲博雅君子所賞鑑沈氏家本素封有池亭園林之勝改七薌嘗居停其處譜中梅花皆其一手所臨印本今尙有之鮑淥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亦附刊焉

先叔父鴻寶公嘗攜弟子張陸兩生同至平橋書肆小憩書賣出河東君詩四本卷帙甚薄丹黃殆徧係河東君手錄底本中有與松圓老人倡和及主人紅豆詩甚多索價四金訂以少頃攜值往取詎叔父歸舍旋赴會文之約

二鼓始返、翌日遣弟子持資去取書、賈復云、昨日令師去後、即有人來、如數付價取去、人海茫茫、無從蹤跡、叔父爲之悵然者累日、

昔在申江書肆、得黃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每卷後有門人宋濂方孝孺校、即錢竹汀宮詹所見之本也、又得程篁墩全集、與新安文獻志體例皆同、元刻、

金石存、吳山夫、摺著、山陽李尙書宗昉、出資囑許珊翁董刻、字仿宋槧、紙用扇料、香墨精印、不可多覩、許自刻笠澤叢書、亦極佳、其他如折獄龜鑑、疑獄集、皆巾箱本、刻工亦精、

桂未谷、曾爲杏壇掃壇夫籍、拔萃後、衍聖公以執照還之、蠲去斯役、故有淨門復民瀆井復民二印、著作甚富、均由友人付梓、如晚學齋詩文集、爲曲阜

令王大槐刻札樸八卷爲李柯溪大令刻繆篆分均正續三冊爲同人醵金
刻板向藏王葑汀太僕家續三十五舉再續三續皆蘇齋手書刻於山左試
院說文義證五十卷初爲河督楊以增刻罷官後以書板攜歸今所見者湖
北書局復刻本標案義證初刻本爲靈石楊氏所鑄許印林汪孟慈
合校後汪與許爭刪改事汪半途去許一人任校刻

之事喜齋叢書刻印林說文校語卽攻駁孟慈也余有孟隸篇一
慈手札與陳碩甫及季方赤書頗詆印林實則皆有所見

書亦發端於未谷其高足翟文泉進士雲升刻成今版在翟家

初白翁於康熙癸巳引疾歸里將出都時買得于文定公穀城集心慕其人
七月初九夜宿舊縣乃公故里也夢公投刺見訪自敍出處本末甚悉覺而
異之敬紀一律亦存集中

明顧德育手書畫繼一帙得於申江亦藝芸舊藏宋元時故楮界烏絲闌筆

筆率更法廿三葉、印章十餘方、用胡蝶裝、宋瓷青紙面、

余在玉峯得鴻慶居士大全集、爲澹生堂鈔藏、計十帙、每本面葉有祁氏藏書銘、棉料紙、藍格、五色綫釘、刀口不齊、據湖州書友云、明代人裝釘書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裝釘、以此集相證始信。又得蒲室蒲庵集、明人鈔本張忠愍、煌言雪窖冰天集、寶山李齋生郡博手鈔。

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如鮮于困學、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輩、亦刻意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時如官本刻經史、私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吳興體、至明初吳中四傑高、楊、張、徐、尙沿其法、即刻板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沿至匏庵家藏集、東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遺意、至正德時慎獨齋本文獻通攷、細字本、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

冊僅壯觀耳、迨至萬歷季年、風行書帖體書、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陳文莊茅鹿門鍾人傑輩、動用細評、句分字改、如評字文然、刻書至此、全失古人真面、顧千里擬之同於秦火、未爲苛論也。

國初王考功士祿爲漁洋山人之兄、曾選列朝閨秀詩、曰燃脂集、自元明以至本朝、約有百卷、余曾見鈔本六冊、後讀明詩綜小序云、燃脂集、當時付刊、
標家藏此書原稿本、自一至十一冊賦全、詩僅闕五七絕、前有宮闈氏籍考兩冊、蠅頭細書、皆考功手迹、塗改無一葉、無之、又有見三冊、係詞集、不知何所歸、此書似無刻本、昭代叢書中、僅刻燃脂集例一卷、

王伯穀集、余曾得尺牘兩卷、談虎一卷、詩文五冊、尺牘中有與馬湘蘭守真往還書、其詩即湘蘭作序、爲之付梓、至談虎則紀事體、因家中舊有說虎軒、遂以名其書、朱竹垞選明詩綜時、尙見湘蘭刻本詩、按陳容齋家亦藏伯穀

手書詩鈔三本、以楠木製匣藏之、爲曾鼎山房法書真品、惜今已易主矣。

藏標

曾鼎山房書畫錄手稿四大冊大
致似江村銷夏錄頗多劇迹也

汲古閣在虞山郭外十餘里、藏書刊書皆於是、今析隸昭邑界、剗劂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開工於萬歷中葉、至啟禎時、畱都沿江、瓢瓢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爲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所刻經史子集、道經釋典、品類甚繁、當其時盜賊蠭起、毛氏賴工多保家、至國朝初年、家亦因此中落、有子三、曰辰、曰襄、曰表、辰字斧季、最著名、卽鈔本亦精校影寫、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鈔錄、所藏書多秘籍、後歸之季滄葦、三十年前在紫珊齋中、見汲古閣圖山水挂屏、煙嵐幽秀、峰斷雲連、頗有名筆意、惜忘爲何人所繪矣。

余曾著虛字淺說一卷、又古人別號錄兩冊、自周秦至本朝、由三字至多字不等、猶記別號最長者有二、一爲歸元恭莊、別號曰歸藏、歸妹、元公、恒軒、祚明、歸乎來園公、懸弓、夢朋頭陀、鑾駕鉅山人、一爲傅青主山、別號青竹公之他、西北之又西北老人助我者沈均初爲多、自經兵燹、家中書籍蕩然、此兩種亦同遭劫矣。

程易疇 瑤田 乾嘉時通儒、生有異稟、年四十餘、在都中應禮部試、瘍生於首、在面部幾殆、遇一瘍醫、道甚精、且兼通太素脈、切脈後云、不但瘍證無虞、且享大年、得重名、後就教諭、得嘉定司鐸、著作等身、已刻者、曰通藝錄、詳攷百穀、有辨穀老民小印、八十餘始歸皖、又客游南北、至九十餘而卒、瘍醫亦神矣哉、聞其中年以後、於書室中設一方牀如椅、禪家所云、臥時脇不著席、終

年伏案矻矻不倦、或有倦時、則閉目坐於方牀、片刻即健、余按宋人紀事、謂朱子讀書註書不倦、有多目怪相助、可以通夜無倦、程之異稟、無乃類是、此貝簡翁聞之、鮑澠飲者、澠翁亦酷嗜篇籍、過目不忘、夜間偶有所得、即起書之、或校勘秘籍、夜凡三四起、不厭、壽亦至八十餘、

反左書、梁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始、自述云、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矣、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皆見法書錄及欽定書畫譜、白門翁叔文、饒尹、曾貽余梁吳平侯蕭公袖道額、大字反左書、初不知所謂、及讀書畫譜、此額或即孔學士所書耶、

翹軒寶帚、南唐吉王從謙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利甲當時、按南唐

後主極講究書法、故有金錯刀、撮襟書、撥燈法、錢鈎鎖諸體、見書畫譜、
跋蹕詩成跋蹕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唐
末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詩、此種書法今不傳、或即冬心翁之漆書耶。
於申江見宋名人手跡千金冊、皆刦前在韓氏寶鐵齋見過、以繆文子寓意
編證之、皆合、冊首爲宋徽宗楷書、所謂瘦金三折筆也、中有小米行書一幅、
精采照映几席、范文正尺牘一幅、硬黃箋粉印、落花流水所書、是雪浪箋良
可寶貴、惜李西臺三幅、已拆去一幅矣。

四明郡城樓榜望海、郡人初求梁山舟學士書、嫌氣局弱小、殊不壯觀、適丹
徒王夢樓太守文治游鄞、都人士亟求書之、懸榜之日、於樓設謙器皿、純銀
飲罷即徹以持贈、可稱豪舉、郭頻迦論書、有不見堂堂望海樓之句、即指此

事

白玉蟾墨迹紙本手卷。國初馮文安銓藏。有自跋四段。卷中多道家言。又宋高宗杜詩真迹。堂上不合生楓樹一篇。字大寸許。藏經牋。墨色如漆。以上兩種均在申江見之。時壬戌之秋。四郊多壘。無心購藏。作雲煙過眼觀耳。

蔣湘帆衡金壇人書十三經。李松雲堯棟書十四經。蔣書裝潢於邢上。高制府晉經進。得旨以冊頒入國學。刻石陷壁。賜蔣以國子監學正銜。士林榮之。
李後官至演撫。

萊陽姜如農崇禎辛未進士。壬午擢禮科。以言事觸首輔怒。謫戍宣城。自稱宣州老兵。又自號敬亭山人。滄桑之後。吳子與購得宣州老兵牙印。即姜氏故物也。方其戍宣城時。彙名流歌咏贈行諸作。合刻一本。約百有餘葉。名

荷戈集、其長嗣實節、當鼎革後、不居藝圃、在虎阜築室、起樓名諫草、後有鶴澗水、常流飼鶴、種花不入城市、善畫山水、絕似雲林子、兼工詩、有鶴澗詩一卷、集與詩二種、世不多見、余先後購有二書、因綴錄標曾爲福山王廉生前輩懿榮題宣

城荷戈圖摹本、青帕首
坐石上、一戈橫石間、

繡象書籍、以宋繫列女傳爲最精、顧抱沖得而翻刻、上截圖象、下截爲傳、彷彿武梁造象、人物車馬極古拙、相傳爲顧虎頭繪、元繫則未之見、明代最爲工細、曾見人鏡陽秋、及鄭世子載堵樂書、隋煬豔史、元人百種曲首表、水滸傳首本、隋唐演義首表皆有繪畫。

國朝則萬壽盛典、南巡盛典、首表圖象、係上官竹莊、山水皆石谷子畫、即圖書集成中有圖數十冊、悉名手所繪、鑄工絕等、自兵劫以來、此種珍本、均不

得見矣。

石濤山水名聞畫林、以顧氏所藏長卷爲壯觀、卷有三丈餘長、高二尺餘、吳荷屋中丞擊節歎賞、且云是同鄉里、以他書畫易去、惜幅式過大、不便展玩、真州尤貢父蔭一字水邨、嘗得宋周穜石銚、後入慎邸、未幾歸於天府、水邨每憶此銚、即寫一圖、媵以花卉題句、貽友、石銚乃天生石臼、剗剔成銚、上有銅攀、銅荷葉蓋、

竹爐圖、明初王孟端畫、贈聽松庵僧、爐在明時已焜、僅存畫卷、自明初至本朝、題者不少、康熙乾隆兩朝、六飛南幸、山僧持以乞題、親灑宸翰賜之、永爲鎮山至寶、當時扈從宗潢貴胄、及文學侍從之臣、皆有題咏、山僧曾彙集刻成一書、名竹爐題咏、皇六子奉純廟命手摹此卷、并錄一詩題句、乾隆某年、

山僧報寺遭火灾、卷亦遺失、中丞某遂據以入告、旋奉命取皇六子摹本付寺僧永守、今越百餘年、又遭兵燹、未知此圖猶存否。

黃鶴山樵立軸、紙本、思翁兩題、一在書堂、一在邊、思翁屬臨撫之稱、之曰優鉢曇花、傾倒之至矣、向在吳門、繆文子家、後爲毛一亭孝廉慶臻所購、晚年歸之春暉堂、劫後爲陸誠齋所得、余念宋元筆墨、畱於世間者日少、曾假來靜觀、懸之於神明鏡、一日晤對之際、眞如觀優鉢曇花也。

王石谷爲張超然名遠畫旌節圖、九年始成、張爲閩中名士、僑居虞山、工詩有集。

石谷又有吳門繡谷圖、滄浪亭圖、曾藏藝海廈、還山圖手卷、在澄江陳以和家、卷中題咏有一二百家、誠鉅觀也、余家舊藏周忠介公遇仙記、今亦在陳

以和處

嘉慶初年蒲快亭先生任吳郡教授公爲淮陰名士品端學粹著作等身先祖爲刻南園吏隱詩存一編其及門弟子最盛先君年甫二十有奇亦從之游見壁間懸李香君小影神采如生屢瞻顧焉公疑有欲得之意卽命以李象輟贈先君未敢冒昧攜歸越兩年公捐館於任而無嗣其壻茅孝廉贊居學署深知其事卷此畫軸以付先君辭曰心喪方切且師之嗣君未立門弟子豈可將遺物分取亟以原物璧返此象未知歸於何人後數年竟有人攜侯公子小象求售者深悔二象不能合璧以成佳話故侯象亦未購標按後侯

象爲舅氏華遂秋先生所得贈
馮卓孺觀察今不知尚在否

五同會畫卷見於韓履文處畫李賢吳寬王鑒吳從陳璫明史皆有傳

吳江汪宜秋女士題郭頻迦水邨圖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
郤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迦因之更請叔美畫萬梅花擁一柴
門圖名家題辭甚衆同時閨秀著名者吳門有金纖纖王梅卿曹墨琴梨里
有吳珊珊常熟有席佩蘭歸佩珊上海有趙韞玉淛江有方芳佩孫令儀毗
陵有錢涴青皆卓卓可傳者相傳乾嘉之間文昌星掃牛女度故閨秀詩詞
極一時之選

唐末貫休和尚精於畫理余嘗見紙本十六應真像立軸墨筆所繪法相光
怪其衣褶如作書懸鍼垂露力透紙背裝潢用景泰法琅軸頭此軸向藏紫
翁處劫後歸於沈均初

先二叔父得先大夫醫學真傳室中懸紙本墨筆呂祖像一軸約八尺高道

貌清嚴長髯連鬢精神充足得未曾有衣褶亦粗壯朱津里翁昂之山水名家見之拜倒云此軸雖無欵然的係宋元法派惜寃於庚申之劫

王孤雲大明宮圖卷墨筆界畫毫分縷析左右高下方員平直曲盡其妙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黃左田尙書鐵得之琉璃廠宋紙所繪首尾完好惟元明人題跋盡遭割截或飛鳬狡獪臨摹別本以眞跋欺人耶黃公以重直購歸自跋文有五六段庚申劫後皖南北蹂躪尤甚而此卷無恙展轉歸弇山某氏按王孤雲本名振鵬字朋梅永嘉人官至漕運千戶元仁宗眷愛之賜道號孤雲處士圖繪寶鑑道園學古錄紫姚軒雜綴皆著錄

中興瑞應圖卷六段南宋蕭照畫每段有隸書贊隔之初爲吳子與所得後歸沙子春畫士子春歿後畫又易主矣

汪秀峰先生於雍乾時富而好禮所交皆知名士凡金石書畫無不好而篤嗜者爲古今印嘗彙集漢印曰漢銅印叢古銅印叢皆巾箱本同時諸名家所刻者曰飛鴻堂印譜五集二十巨冊又彙古今印曰集古印存字六巨冊下綴刻人姓名嘗以羅文牋精印又有秋室印萃六冊曰退齋印類四冊皆同時友朋制作其最小者曰錦囊印林小僅寸餘云嘗得宋錦被面因製爲囊盛之前序後跋下如印存之例注印質爲人參珍珠珊瑚瑪瑙水晶白玉各名色於劫前購得兩部皆四卷其一歸之朱小漚太常鈞一爲凌翁華常易去而皆無錦囊此先友黃心翁云舊有印譜十一種并續周櫟園印人傳朱太常爲海寧名士碧山先生之子家有初拓塔銘整幅四折爲冊前有松壺子畫賞碑圖一時題咏者皆乾嘉名流庚申大劫吳城破太常殉節於

井一輿卒糾同人舉出之腰間懸一漢玉印有司馬孚三字白文輿卒知沈均初孝廉爲太常之門生因至鶴沙歸之後嗣子郭甫至滬多方移其柩至在滬設奠均初以玉印歸於郭甫亦文房中之佳話也

許珊翁 檀櫟篆糧儲老友姚紫垣少尉贈以松談閣印史兩冊前後有蒙叟梅邨諸老題詩跋語皆墨蹟並贗以一漢鏡文曰許氏作竟大吉羊左龍右虎云云遍體青綠硃班文亦精湛真兩京制作珊翁得之狂喜紫垣爲柳橋翁子世愛金石文字吳氏所得承安宮鼎即其家舊藏物

劉燕庭翁 喜海金石苑六大冊又有小本金石苑皆是官私印譜中有陳友諒據湖廣江西時所鑄印潘志萬曰江西藩庫中藏有一印曰統軍元帥府印外圓內方云是陳友諒印得於鄱陽湖中浙西自丁蔣奚黃陳諸人以鐵筆擅名自成浙派皆得漢印精髓用切玉法

頗露鋒穎、至曼翁又參以鐘鼎碑板、然發泄殆盡矣、後此則趙翁次閑之深、以三世家傳、又得陳秋堂翁指授、次閑妙在不盡守師法、所以入化繼之者、闡然矣、次閑翁嘗云、其法謹守繩墨、而石印邊款、空前絕後、余嘗得魏稼孫手拓邊款印譜、其用刀鋒卓立、而以石宛轉就之、所謂正鋒也、分行布白、不須落墨、自然精整、如小唐碑、

曼公任溧陽時、以官帑緩解、爲胡果泉方伯檄取上省、文極嚴厲、合署皇皇、謁見時、方伯略問數言、即款入書齋云、有友人惠我五色青田石印、係巨材、而完善、的是明時出土、必得名手如君者、方不辱此舊物、曼公云、束裝匆遽、未攜刻刀、徵諸幕中、雖有而嫌刃薄材小、乃假諸木工、已而奏刀砉然、頃刻即成、方伯大喜、慰籍云、欠解款已、與幕友商略、撥他款填解矣、

篋中舊藏汪尹子關彙集漢印一冊皆私印之精者尹子歛產家素饒以好古好客中落精於篆刻挾其技奔走南北自名卿以至山人墨客多其製印因得漢印名沙關喜與己名同乃改沙爲汪以自詫於人在林鶴田皋之前與穆倩齊名此印後在嘉興黃錫蕃處黃酷喜古印有續古印式一卷今亦不多覩

伊墨卿太守秉綬善分隸而精於鐵筆其所用印皆手製與桂未谷大令馥同不肯爲人刻印桂初爲國子監學正有文學祭酒一印後登甲科選濱令遂以此印轉贈王鐵甫學博芑孫○未翁性情高簡非獨不肯爲人刻印亦輕易不肯應人求書嘗自撰楹聯云願與不解周旋人飲酒難爲未識姓名者作書囑吳穀人祭酒書之懸於齋中以示取瑟之意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董小池洵刻壽石軒印譜首有翁覃溪序所撫皆三希堂法帖名人印至元代而止後附明人諸印形模畢肖覃溪云近人賞鑒古書畫有懷疑處每視印章以定是否今鉤摹名印不爽毫髮何從辨真贗耶

道光時印紐以徐漢馬文爲最馬文之祖與沈南蘋爲友凡螭虎蛟龍走獸各形皆南蘋畫樣徐漢奏刀徐本木工之雕花者後竟以製紐擅名一時余在申江得一象牙胡盧印印紐枝葉絲蔓牽引小胡盧制作極精下刻雙紅豆館欵爲子瀟

余曾得青田凍石小印石僅五分扁方長不過三分面雕平鍰夔龍闊邊鐫朱文九章二字知爲耿庵先生故物又得艾葉綠青田小印長八分石極明澈中含綠艾絨下刻竹徑二字陽文何派刻極深知爲葉文莊故物以上二

石皆青田中絕品也

娟

龔定庵禮曹自珍以重價得漢玉印文曰婕妤妾趙鶴頭篆白文無紐平頂
項刻雲亮陽文平地玉色紅白又得唐天寶銅造象面陽文佛像背如碑式
小楷陰文即張芑堂金石契中壓卷者後玉印歸之粵東潘都轉德興今藏
海山仙館銅造象爲梁太守恭辰所得劉方伯喜海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
旋奉調署台州府隱以報之爲吳中丞文鎔所劾列入彈章嗜好足以累人
即金石玩好亦被吏議不可愼歟標見趙印在金石屑模本綻从系旁
仔从人旁趙字則从女旁文極工肖

字首作龔定庵所云寓飛燕意也余於戊子在粵
尙見潘氏藏印檀匣四面刻字幾滿印不知何屬矣

橫涇錢映江綺生有夙慧亦且神悟過人嘗造渾天儀世稱其智又著有鈍
研巵言其家舊藏大小二玉印兩面刻字大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白文

曰、迫生不若死、朱文、此指盧忠肅象昇及楊武陵嗣昌高監軍起潛諸人、小者曰、大夫無境外之交、白文、孝者、唉忠而成、朱文、此指袁襄愍守遼陽事、同邑幕客許德士刻、時在戊寅秋冬、

磨經世家、趙夢白刻贈左忠毅光斗、後爲左青士購得、因刻左氏雙忠集、一爲忠貞懋第、皆從四庫本翻刻、

刼前有周櫟園詩箋冊、印章纍纍中有大印、文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用趙州和尚語已奇、或曾任青州道而刻此耶、又見金堡尺牘下鈐一印、曰軍漢出家蓋已易代後、在丹霞與人書耶、又武虛谷明府億博雅嗜古、著有授堂金石跋、及偃師金石記、嘗見跋古帖鈐一印、文曰、打番兒漢、打作杠、爲偃師令時、曾笞杖京營步軍統領番役、上官懼觸和致齋相國怒、遂嚴

劾之、武雖以此罷官、而直聲徧內外矣。余按、吾子行三十五舉、及續舉、皆謂古印祇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尙無闌入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羼入、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水~~^嘉印曰肇錫、余以嘉名、文三橋郡博彭印曰竊比於我老彭、均按切名字、運用成語、然非漢印正軌也、有謂文氏昆仲名皆石田翁所取、起筆士字、視之作士大夫云。

藝海樓藏有象牙大印二方、均約一寸七八分方、一則上刻法輪紐、闊邊、朱文曰、厚載崇教之寶、此印先藏嘉禾金鄂巖比部家、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并小序、攷定爲明宣德御賜胡皇后之章、一則刻雍熙世人亦朱文、四周狹邊、湘舟云、此乃明世宗璽、湘舟最博雅、其說必當有據、標藏有牙印、製作與厚載之寶同、陽

文曰堅修梵行印背刻宣德口年賜刺麻捨刺與
竹汀日記中云所見牙印刻清淨吉祥形製皆同

田黃本福建壽山石出諸田坑者名田黃自國初耿藩駐閩始搜括山林爰有將軍洞芙蓉巖之石石具五色曝書亭集中有壽山石屏歌毛西河徵君集中有後觀石錄專論印色印紐以尙均制作爲弟一楊玉璇次之皆國初名手也余在申江得一紅壽山石橢圓印合長三寸高二寸上下相等兩面陽文六龍皆五爪中刻三鳳形陰文側首空處署款尙均二字八分書張希黃耳消息小笛一事留青陽文漁父攜一釣竿釣絲之末小魚一尾作撥刺形極生動腰間繫一捕魚笱旁有句曰風約約雨霏霏無數蜻蜓立釣絲下署希黃子兩小印通體去地陽文此法今失其傳按錢竹汀宮詹記周山人傳所記即芷巖刻竹云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

吳之璠周乃始諸人山人以八十九歲卒族子笠字牧山兼能畫藝海廈有
竹人傳一冊所記濮仲謙張希黃諸家極詳

沙神芝嘉禾名手精篆隸能於筆筒內刻書畫余曾藏紫檀香筒一事內刻
陶靖節小象一古松偃臥頗得勢題曰撫孤松而盤桓其款刻於筒底青赤
金填光澤可鑒僅高三寸餘徑八分餘真絕技也

道光中葉有徐某居城北用馬腦厚刀押胡盧陽文嘗見所製有三小兒鬪
蟋蟀圖冊子凡蟲及牽草小兒注視狀一垂髫一作小髻一雙髡面目各異
而陽文突起極旬勒不見一毫斧鑿痕如天生成花文者其蓋即用本身之
項或海棠或葵花瓣刀削之稍仄揜上提攜不墜聞其性情孤僻終身不娶
嗜酒不與人共飲偶製一枚成攜出即爲人購去大率一金一枚得直即沽

酒獨酌、須酒盡再製。室無長物、囊無餘資、絕不干人品、亦高矣。惟胡盧須北產方佳、每北客來、多購備用。生平不肯收徒、故無門弟子得其傳、惜哉！標舊藏有

胡蘆大碗四乃聖祖時造辦處所製、碗底有陽文康熙御賞。四楷書精絕、如寫前年已分贈諸好古者、一在吳憲齋世丈處、尤精。

同時有方絜、歙籍、善刻人小象、或臂閣、或筆筒、以其伎遨遊吳越間、嘗見其爲釋六舟達受作廬山行腳圖象於竹臂閣、須麋畢見、六舟云：方曾爲阮文達公作八十象更佳、後歿於禾中、其時適脩嘉興志、因采入流寓藝術門。

吳門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馬傳巖能之、六舟得其傳授、曾在玉佛龕爲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字、再取金石百種、椎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以不見全體、著紙須時乾時溼、易至五六次、始得歲事裝池既成、攜至邗江、文達公極賞之、酬以百金、更令

人鑄一石印曰金石僧贈之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爲吳子苾劉燕庭吳荷屋吳平齋諸老輩所賞識

透光鏡見於藝海廈有三器天氣晴明以鏡面向牆背文菱花及各細花紋歷歷映於牆上顧湘舟云此藥法也先鑄菱花形與細花紋更以銅鑲成圓形用藥塗面一映日光則全體畢現非真能透光也其說備載於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中此書分十二支爲十二卷加閏一卷因檢書證之良信然此法失傳已久好古家或蓄之不獨顧氏其時價每器不過八千文明郎仁寶瑛續七修類稿卷七內亦有透光鏡一說

大理石本唐之南詔洞中所產有五色紋或具山水人物草木鳥獸等形皆銅鉛之氣蘊之也其地在西南偏僻人物少而山川靈秀乃鍾於石其佳者

質色如玉、細膩無疵。道光年間、阮文達公督滇黔、伊莘農布爲雲撫采石最多。阮公歸田後、築石畫書廬以度之。標按文達著有石畫記最巨者爲五尺屏、綠蘿

藤蔓滿幅、洵巨材也。間有僕輩竊出者、曹秋舫丈懸重直購之。聞有四石、約尺有咫、分具四時山水之景。秋丈題句於其上、倩王石香師雲精刻、今存閩中王氏。

吳子與於劫中得彌勒佛象一尊、木身高僅寸餘、坐像非檀、非柏、非黃楊、雖老於木工者亦不識爲元末名手某所雕造、贈倪高士者。高士有文記之、予惜忘記書名矣。像底有款、佛坐於蓮花座、花瓣長短不齊、亦不知爲何木。最下層爲碧玉、三層皆用繩繫定、未敢拆卸細閱也。又項子京墨檀同心和合、檀身純黑、夜視有金絲隱約。木工云此種細木、久不至中原、盒檻圓底蓋高。

低相等、兩面陽文、刻百荔紋、包以錦袱、皆陽文、荔之花紋各不同、百荔取百利之意、項子京嘗眷一伎、飭工精造此盒、并製銘文曰、玉比德、蘭齊契、綰同心、永勿替、下款子京父、項元汴、墨林、子京、佛象與合、今藏沈氏耦園。

陳柏君云、元明人多用水印泥、此法失傳、曾用蜜以意爲之、終不如法、然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印泥皆用紫粉、亦以水調、非油硃也、余按格古要論云、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內府用寶、以蜜兩說合參、信乎、蜜調水調皆可、若製以油硃、則不適於用、近人罕知。

吳子苾先生所得紫泥封最多、不下數十百種、余昔在藝海廩、及吳冠英翁
舊、兩處見過拓本標按、近來此物出土不少、余藏有七枚、文皆極細、

吳白華云、年希堯爲九江監督時、燒窯多倣尊罍古式、其色青、名雨過天青、

壬申癸酉間在九江唐權使英幕唐所造窯色亦精著有陶說一卷所載法
頗備按希堯爲羹堯之弟朱笠亭大令琰亦著陶說二冊鮑滌飲刊仿袖珍
式懷希堯乃羹堯之兄

咸豐五年春怡公良與花公沙納隨帶司員差至江南辦理中西換約事件
怡公曾任粵撫道出毗陵時屏去驕從往訪某觀察舊居某曾爲粵海關道
怡頗與之契合時觀察已故僅見其文孫因在書齋小坐見壓簾一銅器長
方形上有銅索纏繩遂命解下細玩上有外國字三四行怡公稍解夷字轉
詢其孫此器何名答曰不知以其無用始以代簾押耳怡公懷之去酬以百
金爲讀書膏火之資後吳次蘿與怡爲舊賓東曾面詢此器何名究有何用
怡公云銅紐皆螺旋轉可開中藏小銀圓瓶一枚四面皆有外國字瓶頂螺
文

旋幾重、瓶中滿裝西洋鼻煙、帶微綠色、味酸入腦、此煙母也、如有佳煙乾燥無味者、用紙條撚如燈心、稍滲水、染煙母少許、挿入乾煙瓶內、十日味即回潤矣、道光廿四年後、海禁大開、西洋輪舶入口、有此煙母異品、然器不多覩、價亦珍貴、公自言撫粵時、與此共見過兩次云、次薌轉以告余如此、可爲談柄一則、

秦學士承業爲中丞、公承恩介弟官侍講、值上書房、一日召對於某暖閣、奏對詳明、仁廟天顏和霽、授以馬腦煙壺、壺係巧色名手、珊瑚刻一面蘭亭山水景、一面刻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皆陽文、跪承諦旨、贊珊瑚工之精美、上曰、試對此學士、即以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對、上極賞其敏捷、即以煙壺賜之、蓋鼻煙自由本朝始興、暗寓頌揚之意、不逾晷刻、尤人所難、歸田後

越數十年至同治初恩加贈閣學補謚文恪蓋追念甘盤舊學不遺在遠如此

余嘗見藏經匣匣以漆皮爲之無縫不可開相傳古羅漢寫藏經錮其中長三寸許闊二寸許厚不盈寸正面畫佛象一尊背及四旁俱有梵書西城喇嘛僧僅識其半云此大西天字也彼中奉爲法寶流入中國者七部四部藏匣內三部藏佛腹中好事者啟眎壞其一今在人間者六部此其一也佩之水火盜賊不能傷罔兩離末不能害匣爲李州李牟山庶常家藏見敬業堂詩注初白有歌

古刺水出古刺國永樂六年進中國紫銅廊上刻分兩至乾隆時稱之分兩不少有達官曾啟之廊內有薄金帖之揭去帖金則見水色黑如漆而香滿

一室取少許和酒可飲染衣可經月香不退隨園老人家曾藏有此水說見詩話七卷第十九葉又自撰詩集中有歌末句云心腹腎腸一齊古今雖有互市而此種方物無之殆即外國香水耶顧何以越百數十年分兩不減也或謂分兩不減者由於帖金金能生水理固可信

金絲熏香煙名也見姚旅露書姚爲明末人煙草避山嵐瘴氣海濱人常吸之崇禎朝禁設煙草老友何竹香司馬士祁最博雅藏善本書浙紹籍而發解於中州者嘗示余粗竹煙管一枝銅觜銅斗甚巨一斗可容淡巴菰一兩有餘上刻直款曰崇禎四年春□□堂置想其時須坐而吸之以防頭暈云後見黃唐堂之雋集雜記典試粵東時在途曾吸淡巴菰云云可見乾隆初年吸煙者尙少

朱郎齋文藻碧溪草堂橐中有妝域長歌自序云是明神宗宮人兒戲之具於知不足齋見有人求售是雕漆所製上刻神宗年號今來沛上黃小松署齋出示所藏乃琢象牙爲之其體圓徑二寸五分面平而底稍隆起正中有臍六稜凸起臍中卓一錐長三分寸之一粗如燈心而不銳可使几上旋轉者即此錐也六稜周刻小楷字自右而左順讀曰甲寅年七月二十四日造李德仁蓋萬歷四十二年也六稜之外雲氣繚繞仙山樓閣琪花瑤草下有二鹿文顯而不深其正面則樓館山樹人物皆鏤空飛動窯處大小二艇舟子相待老翁翩然攜琴童子繼至主人謂宜作詩紀之中有句云無如大事荒於嬉玩弄江山任偃蹇傳一二世乾坤傾欲立錐無尺土踐正如此器旋轉休圓軫都付浮雲變又樊榭老人手橐亦有妝域聯近人嘉禾沈孟廬所

著孟廬札記亦有記妝域一條

宋晁无咎書鐙銘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亦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釭不疚其光黃簾綠幙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鐙火

用物因時制宜亦推陳出新椰瓢產於粵東好事者製爲鼻煙盆銘文頗有可取者如一瓣杳清鼻觀芝蘭味足品玩又聞根不斷香若連瑣仙之人兮可稱鼻祖又能以鼻飲可代喉舌又可祝噎同眉壽通聞根期不朽鳩又飲以鼻清雲煙清虛境樂長年片雲莫彈鋏歎無魚味外味通清虛魚形以上諸銘並皆佳妙特彙錄之

余游幕新陽時見骨董家有寄售鐵箋一枝上鐫文云梅花弄鐵龍精鳳琶和入杳冥仙乎仙乎聲泠泠旁刻鐵邃道人自銘銘辭甚古惜不知爲何人

所製故未購存

甘枸杞產平番縣縣在甘肅極邊往往生於番子界內土人乘夜往竊頗不易得余曾見之大如鉗扣色鮮紅可愛

於潛久無尤今仙居縣所產天生尤大者僅如龍眼堅硬紅蔓屈曲切開有朱點不必煎已清芬滿座咸豐庚申台州土人攜之申江價銀每斤三兩六錢吾吳穹窿山天生者亦佳茅山亦有天生尤其最高處曰石門亦不能常獲先君司鐸金壇時有同年虞雲翁曾以茅山真尤見遺并示以驗之之法以紙粘窗牖嚴密隔銅板爇之煙直二三尺者方真云

曾在唐蕉庵大令翰題案頭見黑米一瓶云從江南提軍李公朝斌處乞得李在楚軍時楚人因山麓傾倒扣之爲石窖中儲米數十石色全黑其堅如

石驗是秌米以不透風日不露雨雪故色變而質不腐且扣得石碑有東吳
陸口將魯肅字傳爲魯肅所窖其地在荊州當時邸閣儲胥爲軍中要事亦
有備無患意也按黑米可治膈證齊子治所撰見聞隨筆中曾著錄法以九
蒸九曬開水送下即愈余因乞得少許以備藥籠中物又同時所扣更有箭
鏃上鐫肅字篆書陰識米爲魯藏則與箭鏃適相合矣余亦乞得一片今并
藏之篋衍

孫淵如五松園文集中有阿井說一篇云濟水重於他水而阿井爲濟水伏
流更重於濟水用黑驢皮煎膠以之入貢九州各有井今祇存青兗一井東
阿縣主鑰膠良惡不同厲樊榭詩云家家門外賣阿膠其鬻者之多可想而知
者必得選材精良煎至七晝夜始鎔化無滓其色渾而黃者爲小米子汁收

膏色透明者爲陳酒收膏色帶微綠者爲菊葉汁收膏去瘀生新爲女科中聖藥真無上妙品余少時游雲間晤龔素山其妹爲陳雲伯大令文述夫人中年後奉道辟穀曾服阿膠數年精神轉健面色較以前尤勝按程魚門沈初梁夢華有阿膠聯句詩

申江鬻蜜餞牌名波羅蜜莫知其出處後閱明史職官志光祿寺甜食房宦者掌之耑治脯果以供佛前名波羅蜜方悟鋪家牌名即用此典雅馴可愛

一兩黃金值五千囊空欲致坐無緣朝來忽荷盈斤贈補貼貧官俸兩年康熙壬辰年參價如是見敬業堂詩註

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邱蚓爲百合乃自有知化無知方其欲化時屈

曲土中蟠結如毬已具百合之狀語載宋鄭景雲蒙齋筆談又按明繆仲流本草經疏亦云陽羨山中白頸邱蚓至深秋則蟠結爲百合他處則否余及門許生陽羨籍其先壘在張渚以修墳住內舍時已十一月見土人掘地得百合二斤遂購以貽余小如胡桃形則平匾瓣如黃豆色則全白其臍則邱蚓泥也余時得不寐疾以之煮粥味殊不苦疾亦頓愈聞潘辛芝客游中州亦購彼處百合帶歸其形小如盃蓋色亦微黃殊不飾觀而味頗可口亦能已痰嗽證其兄麌生曾以告余故附錄之

昔年與邛州牧神木王子芾尙錦談及在蜀時曾辦漢南金桂花貢以備皇上薰單夾衣之用封以黃綾袋上印朱字漢南金桂花乾如通草不似江廣所產又曾進藏解達賴刺麻俸銀刺麻賞以白氍細巾一分泥藏佛兩尊藏香

普洱茶等物藏中銅佛最多、凡窗櫺間徧處皆是、取攜所不吝、哈達亦作哈答、皆達賴手結之、而口誦經咒、蜀中最貴重云、可值五十金、刺麻年例爲貢品云、大西天僧圓寂後、皆火化、釋教謂之涅槃、事畢、取灰和泥、用銅範印成繫之、可解兵火瘟厲之厄、又有一種丸藥、用牛羊酥和青稞米粉、刺麻如和圖克圖、和圖什圖輩、默唪經咒、以手丸之、如芝麻大、儲於銅瓶、供養佛座旁、能治肝胃氣及外科諸證、傾出數粒服之即愈、所可異者、瓶丸傾出少許、旋即長滿、但不可瓶罄耳。

明時賀蘭山未入版圖、故玉器遠遜本朝、錢塘汪師韓、韓門綴學中詳載其說、後與嘉禾陳子茂主簿同在虞山幕、子茂爲乾嘉時詩人、梅岑先生哲嗣、曾官嘉峪關巡檢、專管玉石稅、凡上料石子、色極白者、內皆有璞、用氈重包、

橐駝負進者最爲上等、次則用柳條編爲筐篚、其色黑青不等、皆山料賀蘭山有三河、一產白玉、一黑玉、一青玉、業此者名撈玉戶、每年例應輸玉稅官爲經理稅銀、頗有盈餘、巡檢一年可得五六千金、子茂承乏半年、宦囊充實、雖抱關末秩、而竟作調劑美差、例僅半載、卽瓜代亦宦途中之異境也。

少時讀田山疆、甄黔書、有雞蓼一物、後見陳定生貞慧秋園雜佩、及徐霞客滇游記、亦均載之、却前予游幕虞山於僧房中得嘗一嚙、其形如地菌、而特大、色白、煮熟與雞肉無異、固知山靈毓秀、凡山水佳處、皆產之、不獨滇黔絕無人跡處也、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歲生於此山麓、明歲則無有、且初出土時、卽有牧童樵子採擷急售、遲一日色香味俱變矣、聞宜興春山亦生此物、小僅如錢、色如燕支、經宿卽壞、各竹茹余未嘗過。

老友丁馥堂刺史士悌、福州人。嘗餉我貢餘天生茶、名水仙、活火石泉淪之。名副其實。每瓶重一兩、直佛銀五錢。其茶纖細如繡花鍼、色香味俱備、洵上品也。又貢餘大柚子瓢、長大祇八片。子小而少味、甜無渣滓、非今市肆中物可比。

砂壺至時李四家尙矣。本朝鳴遠專製瓜果式、當世推爲絕作。然見千載一時、壺有觀止之歎。壺爲張叔未解元廷濟所藏、名人題咏極多、詳載順安小草。同時有吳槎客騫、著有陽羨茗壺攷、桃溪客語等書。

陳曼生司馬鴻壽在嘉慶年間官荆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瓶爲捏嘴、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并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銘皆幕中友如江聽香、郭頻

迦高爽泉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用竹刀刻就然後上火雙款則倩幕中精有奏刀者加意鐫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祇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價須三倍越三十年上海瞿子冶應紹欲燒沙壺倩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冶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壺然畱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云

砂壺旣以宜興擅名銘文亦多有可取者如銚之制搏之工自我作非周種石銚苦而旨直其體公孫丞相甘如醴汲直月滿則虧置之座右以爲我規郤月此雲之腴食之不癯橫雲勿輕褪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百衲蠲忿去渴眉壽無害合懽宜春日彊飲吉春勝春何供供茶事誰云者兩丫髻古春光熊熊氣若虹朝闔闔乘清風飲虹井養不窮是以知汲古之功井闔以上

諸銘皆頻迦步青梅史及曼公自製曾見於彭年壺式圖中又有鉢合丁寧改注茶經鉢合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詞源來覆斗飲之吉匏瓜無匹瓜形蟹眼鳴和以牛鐸清牛鐸天茶星守東井占之吉得茗飲井形煮白石泛綠雲一瓢細酌邀桐君一面畫石老曼銘頻迦畫合之則全偕壺公以延年延年半瓦笠蔭喝茶去渴是一是二我佛無說笠形作胡盧畫悅親戚之情話胡飲食衎衎是爲桑苧翁之器垂名不刊飛鴻延年天雞鳴寶露盈天雞麌天漿潤渴墨合斗時大彬手製砂壺余見過甚多僅記最佳者兩壺一刻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細濤起一則正面刻負耒而行道凍餒而守仁十字陰面刻一耕夫攜一小兒長白鶴參仙藏

前塵夢影錄卷下終

丁酉冬以靈鵠閣公書本後閱一過







908.1

4435

v.1

黃賓虹等編

131598

美術叢書

限館內閱覽

登 錄 號 131598

類 碼 908.1/4435
v.1

卷 次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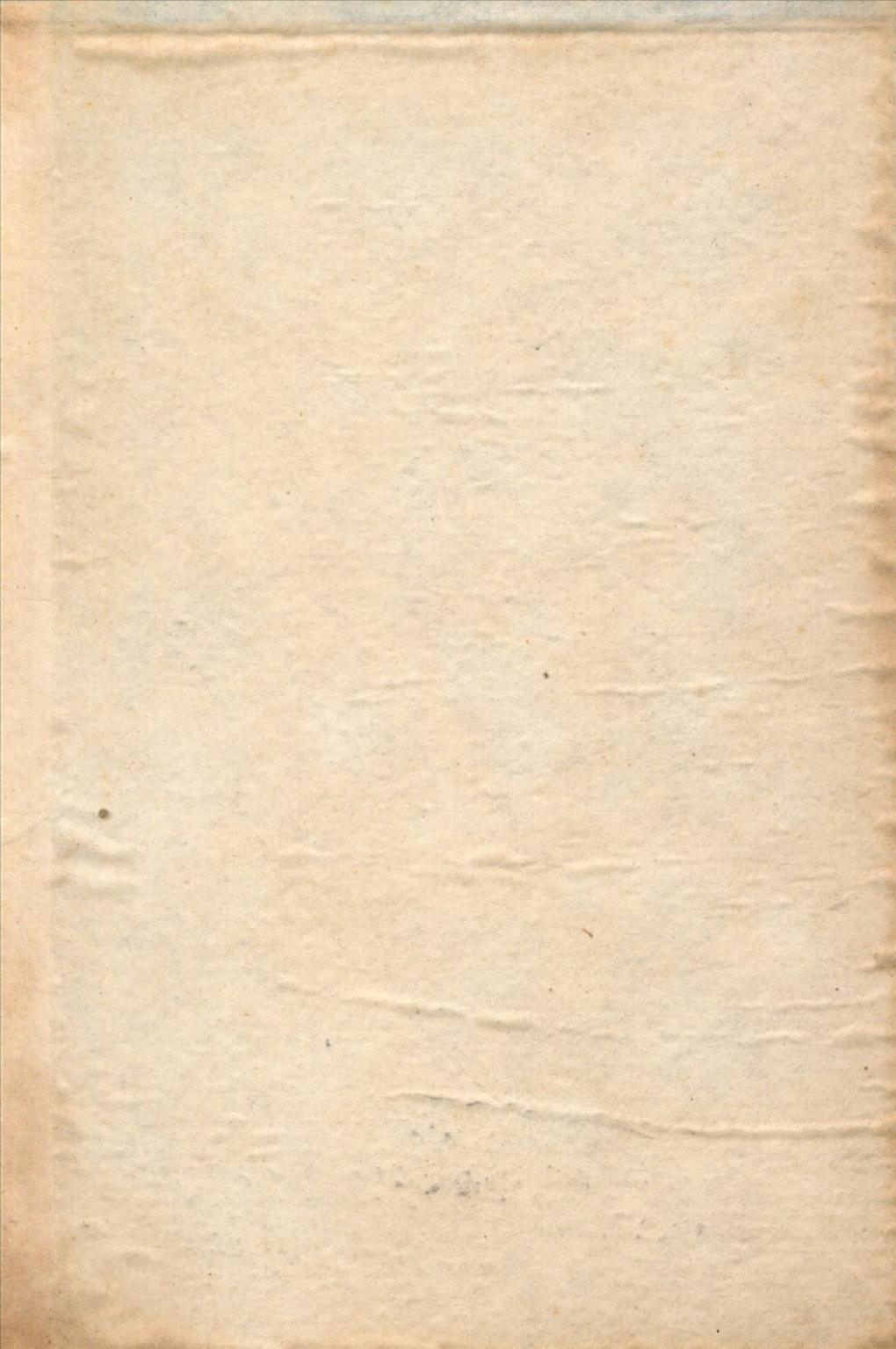
限館內閱覽

注 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0867042